

崔毓俊 著

到西南去

(滇黔農業調查旅途雜記)



余友崔君毓俊，從事於農業調查者有年，此次應太平洋國際學會及金陵大學之聘，舉行中國土地利用及人口調查，遠涉滇黔，旅程數萬里，歷時一年餘，足跡所至，考查綦詳，返次因感國人之困於見聞，未明邊况，遂彙錄所見，成此小冊，舉凡政治，經濟，社會，農業之敘述，莫不洞中覈要，使閱者恍如目覩其事，身歷其境，誠吾人向來所未曾聞見之珍帙也。夫西南沃壤千里，物產豐富，只緣人謀未臧，貨棄於地，以致垂涎窺伺者，大有人在；故開發西南之重要，實不亞於西北；况甘泉沃壤，天產豐饒，較之開發西北，事半功倍，輕而易舉，深望謀國之士，加以注意焉！民國二十四年黃花崗紀念日沈憲耀識於中央農業實驗所

693
590
2



3 0662 9712 2

去南西到

目次

(一) 緒言

一、去西南的動機

三、行程

一、出發之前
四、這小冊子的產生

(二) 南京到昆明

五、汕頭一晨

七、廣東號船上

九、河內印影

十一、昆明見聞

六、香港一夕

八、海防登岸

十、滇越鐵路

十二、農村茶館

(三) 昆明到元江

十三、昆元路上

十五、漢夷雜處

十四、農民上賒
十六、女老闖娘

次目

十七、風流羅傑

十九、深箐白夷

二十一、燕村一夜

二十三、白夷村莊

二十五、元江民族

十八、元江氣候

二十、白夷歷史

二十二、白夷戲水

二十四、邊地消息

(四) 到達西

二十六、由昆明西上

二十八、過關越嶺

三十、招婿入贅

三十二、大理石的故事

三十四、趕三月街的姑娘

三十六、如斯所聞的片馬

三十八、旅途困狀

二十七、鷄蛋麻瘋

二十九、賓川農產

三十一、滇人嗜二簧

三十三、三月街

三十五、民家人

三十七、宗教與人生

(五)到蒙自

三十九、帝國主義者所玩的把戲

四十、碧色寨轉車

四十一、漢童欺夷婦

(六)昆明到貴陽

四十二、昆明難捨

四十三、迤東地瘠民貧

四十四、白水煮蒼蠅

四十五、好吃的宣威火腿

四十六、盤縣拾遺

四十七、盤縣到貴陽

四十八、花貢鎮

四十九、手與腳

五十、委員過路

五十一、茅口拾命

五十二、安順鴉片

五十三、樺杆仗

到西
南去

(七)貴陽到獨山

五十四、苗家婚姻

五十五、富人山坡一望農夫便成佃農

次目

- 五十六、貴陽片段
五十八、老苗不吃鹽竟給鬼償錢
六十、可愛的農村

- 五十七、吃冷茶
五十九、夷民娶嫂
六十一、佃農割稻

(八) 歸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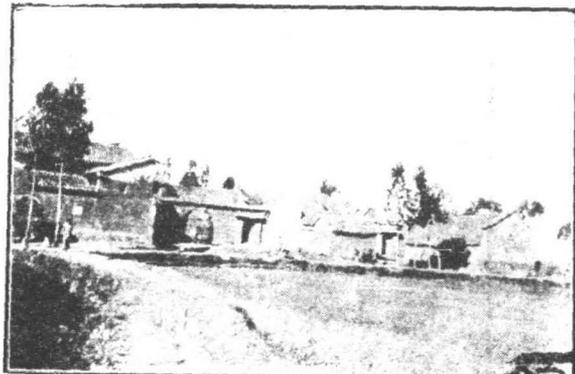
- 六十二、黔桂路上
六十四、天空飛機
六十六、大海拋屍

- 六十三、船中一驚
六十五、廈門登岸
六十七、餘音

附照片四十八幅



1. 昆明之滇池



2. 昆明之農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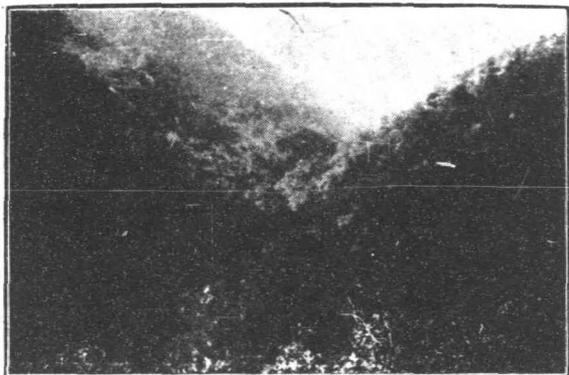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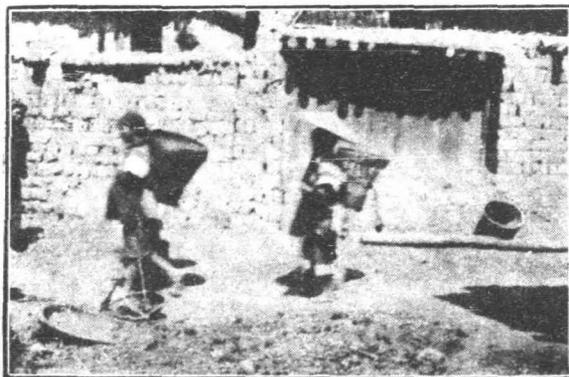
3. 昆明之仙人掌園牆
(中立者李鳳昇君)



4. 昆明之大胡蘿菔



5. 昆明至元江途中之森林及梯田



6. 習峨攏猓婦女以竹籃負物



7. 元江甘莊壩之白夷幼童幼女



8. 元江之鐵鎖橋



9. 元江窩泥婦女之大耳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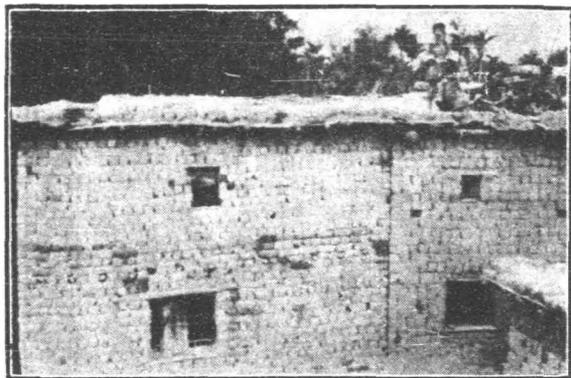
10. 元江燕村村長白玉和君及其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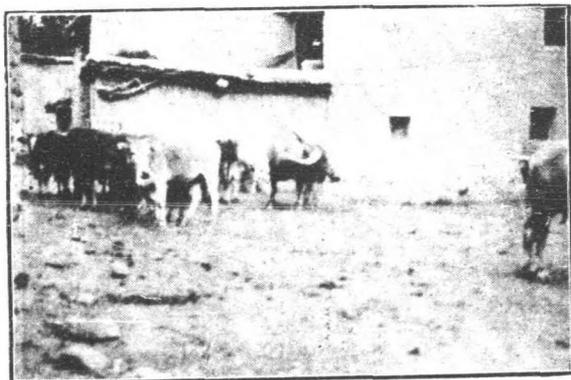
11. 元江白夷婦女於陰正月初七日成羣
結隊往熱水塘沐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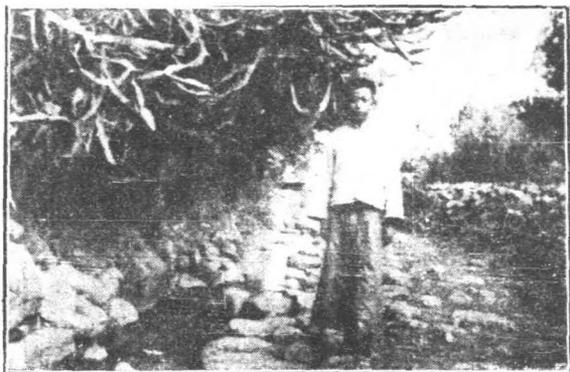
12. 元江之白夷青年



13. 元江白夷婦女在屋頂上工作



14. 元江白夷村中之牛與牛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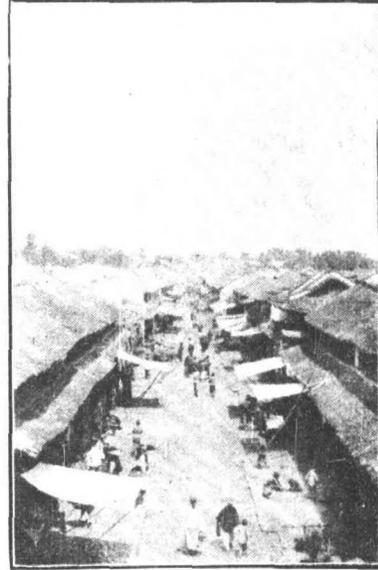
15. 元江之仙人棒圍牆
(立者爲陶萬福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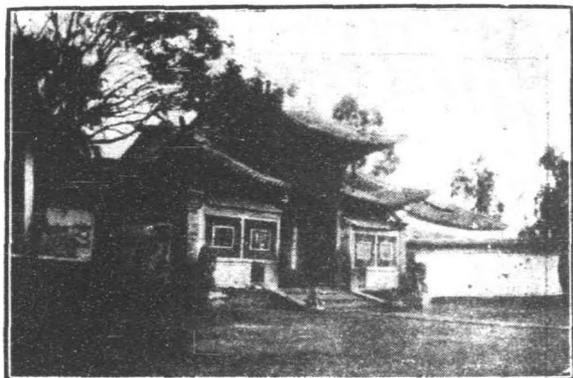
16. 往楚雄途中之休息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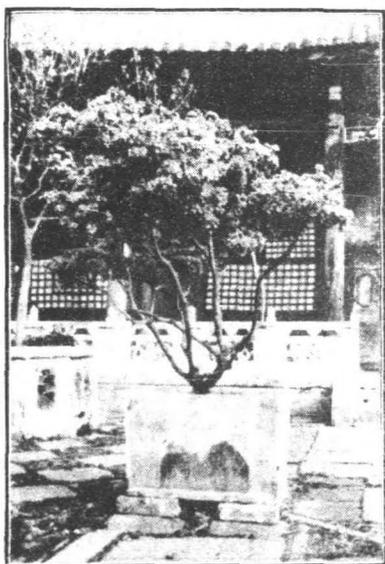
17. 楚雄之鴉片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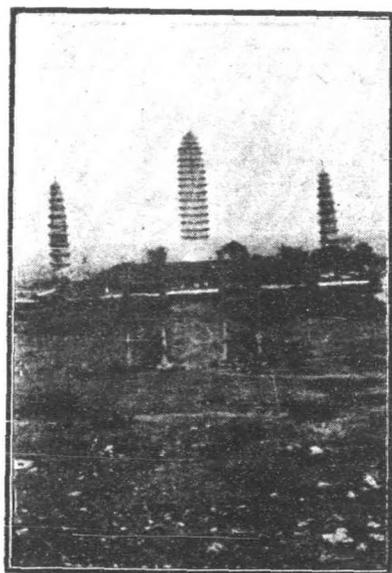
18. 大理之街市



19. 省立大理中學之校門



20. 大理富家庭院之大理石花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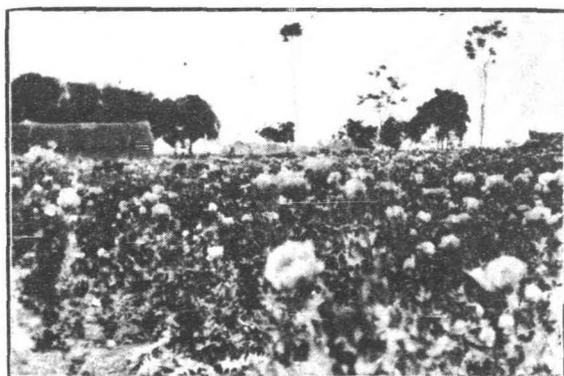
21. 大理之三塔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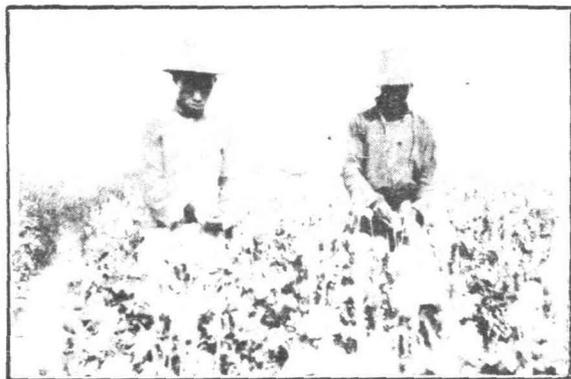
22. 大理房屋皆石子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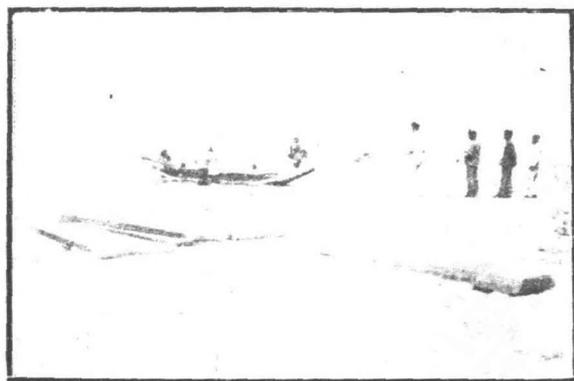
23. 大理農村之小路



24. 大理田野之一片鴉片煙花



25. 大理農民之收割鴉片煙



26. 大理洱海之濱



27. 大理洱海之濱
著者(最左)及通民家語之友三人(右)



28. 洱海濱之牧馬場



29. 蒙自土佬(民族之一)婦女之車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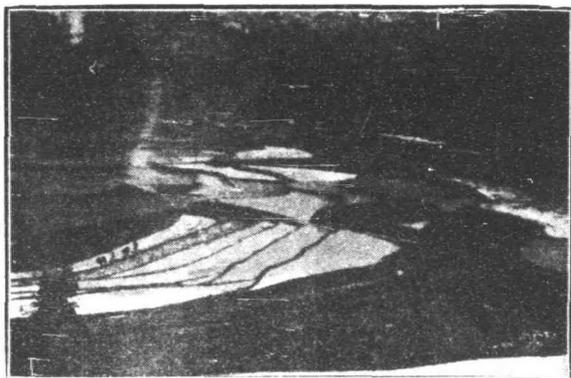
30. 蒙自之田地與農村



31. 盤縣之城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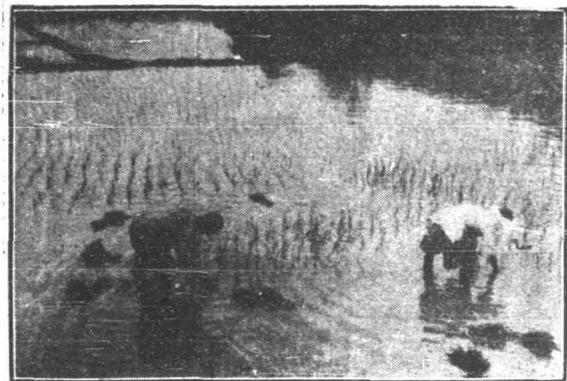
32. 盤縣拾糞之小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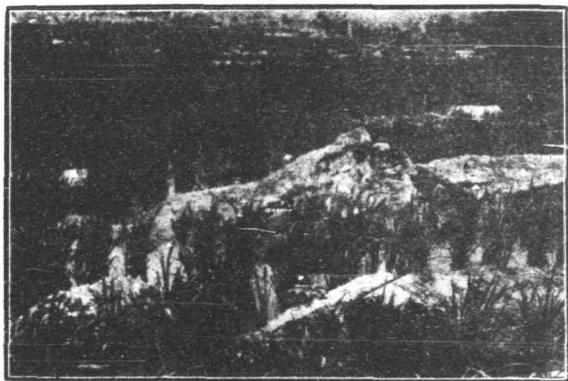
33. 盤 縣 之 梯 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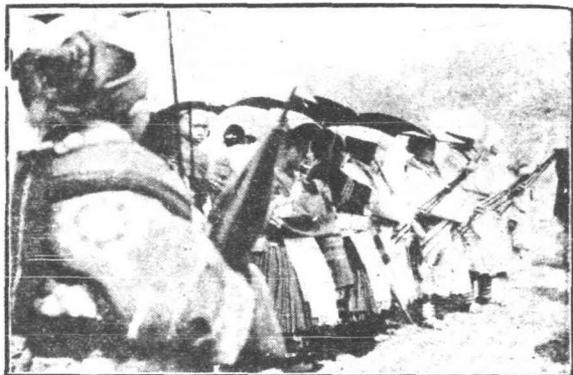
34. 盤縣農田施用石灰作肥料
(白色即石灰)



35. 盤縣農夫之插秧



36. 安順之石田——稻苗茂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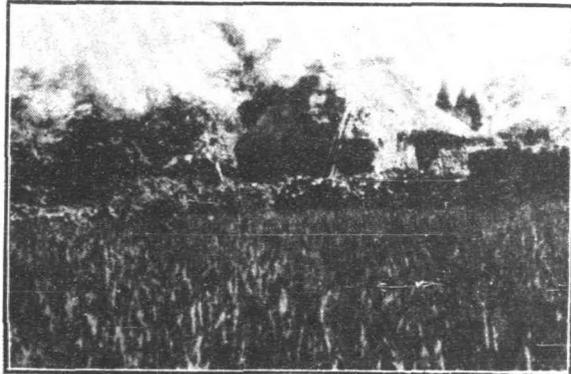
37. 貴陽苗人之跳場
(四月初八日爲苗人跳場之期，爲紀念苗王也)



38. 貴陽農村之仲家少女



39. 貴陽農民之自衛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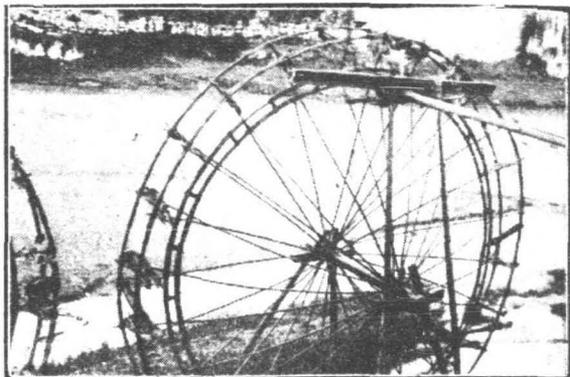
40. 貴陽之農家



41. 貴陽中山公園之水上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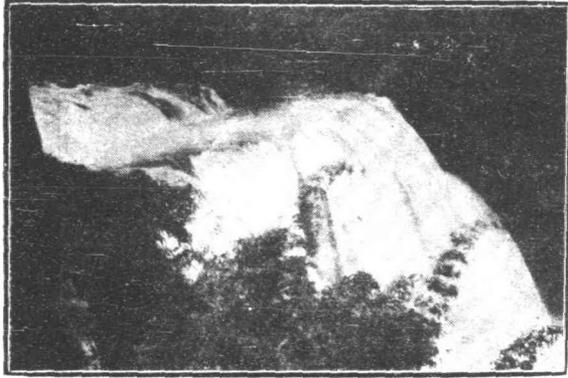
42. 貴陽黔靈山之階路



43. 貴陽農民灌田用之水輪（水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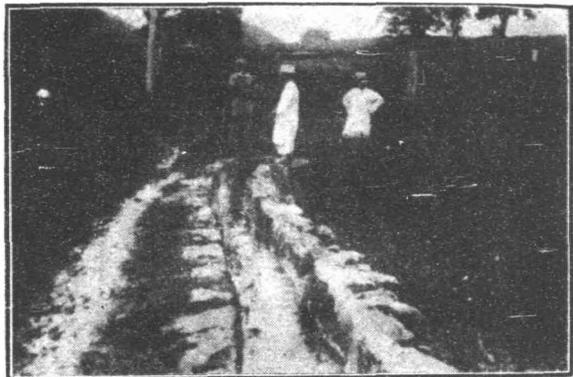
44. 貴陽之尖山又名墳山



45. 貴州黃果樹之大瀑布



46. 定番縣之農村



47. 定番縣農田之水溝



48. 獨山農夫之挑米

(一) 緒言

一、去西南的動機

我在華北，担任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主持的全國土地利用調查，到二十一年底，已有三年的工夫。原來計劃着，完了華北，再去東北；誰想到二十年的九一八，我們好好的東北四省，竟被日本人搶奪了去，自然我去東北調查，也成夢想。二十一年夏，農業經濟系主任卜凱先生，給我一封徵求人去雲南調查的信，我因十八九年前，聽到國內佈道會丁立美牧師，講過雲南的情形，爲好奇心所驅使，又因東北不能去而生出來的愛國心所主動，就毅然決定了去雲南。

二、出發之前

家鄉（河北省鹽山縣）人出外的雖多，什九是到東北去。我幼時就從自東北回家的鄉人口裏，聽熟了什麼哈爾濱（濱江），海拉（呼倫），卜奎（龍江），寬城子（長春）這些地名。原來我說去東北，壽已八十的祖母，不但不阻擾，反倒告訴我說：『到

去西南到

了關外，先找着你二妹妹，看看他們』，因為當時我的二妹，隨着她的丈夫，僑居黑龍江省，還有幾位伯弟兄，也在東北，自然：去東北，並不算一回事。當時鄰家的叔伯，也都說將來我去的時候，托我帶封信，因為他們家中，都有人在那裏。這次提到去西南（雲南），情形大不同了，母親說：『雲南是有瘴氣的地方，千萬不要去；』祖母說：『前三十年，村中有幾個去雲南修鐵路的，都死在那裏；』大哥說：『雲南交趾，是南蠻子居住的地方，諸葛亮曾打到那裏，看着不好，搬兵回來；』鄰人都說：『雲南交趾國，都是野人，人吃人的地方；』朋友們也都說：『雲南的交通不便，人民皆為苗夷，煙瘴盛行，土匪遍地，去了只是凶多吉少。』這類的話，不知聽了多少，至終也沒有打斷我去雲南的決心。

二、行程

一人旅行，自然有些困難，格外是到一處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因此在未動身的時候，總希望有位同伴，一則有事可互相照顧，二則可減異地寂寞；幸虧了有位同事張君俊全行，張君是雲南人，到雲南去有雲南人作嚮導，是再方便沒有了。

我們在十二月九日，（民國廿一年）由京起程，十四日到香港，十八日到海防，十九日到東京，二十日到老開，二十二日到昆明。二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到貴陽，十月三日到廣西之貴縣，十月廿三日回京。滇黔兩省中，我們到的地方很多，但是我自已居住較久的；有大理、賓川、昆明、玉溪、元江、蒙自、盤縣、安順、貴陽、定番、獨山等縣。

滇黔旅行，最感困難的，是氣候問題；比如雲南南部氣候熱，貴州西北高山區，氣候冷，夏秋各地雨量最多；因此我們一到了昆明，便接着先到西南之元江。本地人稱元江為煙瘴之地，冬日尙不危險；第二條路綫，是西去大理；第三條路綫，是南到蒙自，第四條路綫，是東去貴州之盤縣。原來的計劃，總想雨季前，趕到貴州，但是自昆明去盤縣的那頭一天，正是落雨的起頭。

去南西到

到貴州之盤縣後，第一段行程，是由盤縣至安順；第二段行程，是由安順到貴陽；第三段行程，由貴陽南去定番；第四段行程，是由貴陽東南去獨山；末後是由獨山經廣西廣東回京。

四、這小冊子的產生

這小冊子的原稿，是旅途給金陵大學校刊寫的，因為路途遙遠，又加上滇黔的交通不便，郵寄之成稿，難免遺失。歸後又作豫鄂皖贛四省農村經濟之調查，終日東跑西奔，忙忙碌碌，自然，也沒有工夫去整理和結束那遺失同未完的稿子。今夏校刊總編輯熊澧南君，竭力的催促，終於公餘之暇，不揣鄙陋的將稿草草湊成；回憶既往，不能不先感謝熊君。

這小冊子內的四十餘張照片，雖為我親自拍攝的，但所有權則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此次能得借用刊登，不但增加了本小冊之篇副，更充實了牠的內容，謹於榮幸之餘，特此鳴謝。末後更向沈君憲權深致感意，因為他對於本小冊子出版方面，幫了不少的忙。

這小冊子內所載的，多是一些關於農業或農村的事實，這些事實，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聽的。寫出來的原故，是爲了供給研究西南邊疆問題，農業問題，農村

社會及經濟問題與民族問題者的資料。盼望讀者，最好是不要以看『小說』讀『遊記』的心理，來估量這小冊子的價值。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中秋節崔毓俊於南京金陵大學陶園

（二）由京到昆明

五、汕頭一晨

九日晨由京動身，十日由滬乘輪南下，十三日晨抵汕頭，以船裝貨之便，乃得登岸一遊。汕頭並不什麼繁華熱鬧，不過在我的眼目中，確有些特別的地方；男女多穿短衣，腳踏木屐，走起路來，瓜瓜成聲，確是似一種頂好的音樂。氣候雖不嚴冷，然皆抱臂疾走，好似壯軍之行；馬路兩旁，滿貼抗日的標語，男女學生，亦帶着『抗日救國』四字的臂章，較京滬愛國運動之沈悶，真有天壤之別。一元錢，可以買到六七十個大蜜柑，水份多，味道又甘甜，真是又好又便宜，若在南京，不過只能買到二十幾個；因此我就買了一大籃子蜜柑，預備着路上吃；正好適應了家鄉『貪賤吃窮』（意即貪賤而好吃者必窮）的一句俗話。

去南西到

六、香港一夕

十四日正午，船抵香港，未登岸之先，想到香港，一定是洋化的了不得；那知一登岸，眼前的房屋商鋪，來往的行人，無一不是中國的，大小商業，亦多操諸國人之手，惜此形勢重要之港嶼，竟受治於彼少數之英人，真是令人痛心。

夕陽將墜，與同伴張君，去街市散步；在海濱路上，看見許多操舟爲業之女子，彼等皆衣黑衣，赤足，頭罩以黑巾；看見我們，仇喃喃作語，雖然不懂她們說的什麼，大概總是叫我們僱她的船。走到熱鬧的街市，亦不見有着長衣之婦女，但婦女之襖長而大，實與長衣無異。結髮垂辮之婦女，多於京滬，按之華北習俗，凡垂辮者，必係未出嫁之女；但在香港，竟有如此許多未嫁之女，恐非事實，因垂辮者，多係四五十歲之婦女也。香港街市，隨山坡而高下，午夜燈光，下映海府，點綴了香港不少的美麗。

七、廣東號船上

十五日登法國郵船廣東號，一上船，就看見帝國主義者之法國人，打了三個上

船的同胞，被打的原故，誰也不知道；那帝國主義者，一面打，一面罵；余當時憤恨交集，幾欲餉以老拳，但返觀船上之同胞，如鼠見貓，個個低首下心，早被那法人征服了。唉！

次日，同胞有吸紙煙的，被法人看見，連掌其頰，擊打同胞之後，又掌安南人久之，以其負有禁止乘客吸煙之責也。乘此法國船，親見帝國主義者之侮辱同胞，欺壓同胞；親受亡國奴之待遇，憑他說什麼親善，我實在不敢信了。我信我中國惟有自強，才能自救；我信帝國主義者，所講的親善，都是假面具；我信現在的世界，沒有公理，只是強權算公理罷了。船艙中有二十幾個安南人，三十幾個廣東人，六七個山東人，三四個雲南人，談起話來，只有山東人雲南人的話，可以懂得，廣東人的話，簡直是莫明其妙了；但是看看安南人同廣東人，倒是大談而特談，究竟他們談的是廣東話，或是安南話，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們可以暢談，我們一個國家的人，倒不能講話，真是怪哉怪哉。統一國語，實在是團結同胞的方法；統一國語，也是救亡的要道，不知讀者，以為然否？

到西南去

八、海防登岸

十七日晨，船進海防港口，岸上青草綠樹，較進大沽口之一片黃土者，真不可同日而語，只可惜大好山河，已非我有者數十年矣。登岸後，法人海關，檢驗極嚴，對我同胞，更變本加厲的嚴苛，翻箱倒篋，撕被破衣，就是一打信紙，他還一張一張的，向着太陽光看過了；所可幸者，我帶的東西，還沒有被扣留而抽稅的。同行者之某雲南人，帶了六元錢的麻葛，竟索取十元法紙的稅。（十元法紙合國幣二十元）受了這一次的檢查，算親自嘗了作亡國奴的滋味。沒嘗見作亡國奴滋味的，最好是去雲南，從安南走走。

海防的僑胞，多是廣東人，總數當在一萬以上，他們沒有什麼組織，也沒有報紙可看。我們一進旅館，許多的僑胞，到我屋子裏，問有報紙沒有，我們拿上海和香港的舊報紙給他們，他們如獲珍寶，傳閱不已。

九、河內印影

河內是安南的首都，就是我們所熟習的東京。從海防到老開，十分之九的人，要在此一住，因為行李重多，火車有時趕不及，在此一住，便可解決了乘車的問題。十八日下午三點，車到河內，下榻天然旅店，四點出遊公園，見鮮花異草，皆富有熱帶色調。僑胞仍以廣東人爲多，家家戶戶，皆懸有民族英雄，馬占山蔡廷楷二人之像，僑胞之愛國心，於此可見一斑。僑胞經商，有計算，肯吃苦，故往往由貧而富，河內商業，僑胞勢力甚大；晚間街市散步時，常見僑胞商店門首，顧客盈門；反觀門可羅雀之安南店，其經商手腕之敏拙，誠可不言而喻。

河內市內，有極大之歐戰紀念碑，碑頂站有極大之法軍官銅像，手持指揮刀，刀下有一安南兵士銅像，舉槍作射擊狀；碑之四面，有安南人耕田，收谷，木匠，鐵匠各等工作情形之銅像，其用意之深刻，令人一望便知。

安南戲院門口，皆爲法文廣告，但是下面，都有漢文字註釋着；當日晚上，演唱的戲，有『楊六使園門斬子，和關羽過關斬將』；也就是我們所常聽的楊六郎轅門斬子，和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兩齣戲；戲院裏擁擠男男女女，喊喊叫叫，與國內

戲園內之情形相同，惜因言語之阻隔，不知他們喊叫些什麼。

十、滇越鐵路

滇越鐵路，是法人在雲南修築的一條路，也是法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西南唯一工具；因為鐵路沿綫之商業，異常蕭條，故每歲之賠累甚巨；雖如此，然法人猶能勉強維持，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之說法。此路與商業雖無若何之重要，但在軍事上，猶如長蛇吐焰，隨時有脅迫雲南腹地之可能。滇越鐵路，在雲南境內，穿山越嶺，橫崖過江，工程之艱鉅，嘆為生平僅遇。由河口至昆明，計穿洞一百五十餘，有時經山谷，壁立千仞，不可仰視；有時車蠕蠕逾山嶺，車中人幾不能置信後一秒中生命之安全。河口至芷村，叢林在望，碧綠漫天，芷村以北，人煙漸盛；車抵碧色寨乘客漸多，四等車上，人獸同居，豬聲人語，混雜一起，車上黑籍中人，噴雲吐霧；種種見聞，誠為余有生以來之第一次。

十一、昆明見聞

去南西到

昆明不但是雲南政治中心，也是西南的商業重地，全省出境物品，如大理石，普洱茶，宣威火腿，滇西藥材，昆明當然是總聚集處，輸入的，如布疋，洋廣雜貨，昆明也是總批發處；每天從迤南，迤北，迤東，迤西來駝貨的馬匹，真是累百盈千。京貨莊都是北平人經營的，做匹頭生意的，多是山東人，開五金鐘表雜貨店的，大半是廣東人。

昆明馬路上的女子，不但穿着摩登的服裝，也有極美麗和十分健康的身體；雖是在冬天，男學生都穿着制服，刺刀皮袋的佩戴着，倒有些英武氣；鄉間人進城的，男人不是用布包着頭，便是戴着一個大篾帽；漢家女人，都是用青布罩頭，攏髻女子，都是用青藍布纏起頭來。下午若在昆明的一條小胡同裏走，必定聞見兩旁住家煮燒雅片煙的氣味；夜市主要的陳列品，就是些雅煙槍，煙斗，煙嘴，煙盤和其他別的吸煙必需品。

昆明的氣候，在我們中華民國是最好沒有的，因為冬天不冷，夏天又不熱；普通穿一套袷衣服，就可過一年的生活，什麼時候下雨，比較上是冷一些，但並不是

冷的利害；昆明人說昆明的氣候，是「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

十二、農村茶館

昆明縣每個農村裏，無論人家多少，至少總有一個茶館，給村中人和外邊的客旅無上的便利；雖有便利，但也生出不少的惡影響，因為村人，喜歡到茶館去吃茶，談談天，人既聚集在一塊兒，呆着無聊，所謂「小人閑居爲不善，」便賭起錢來；所以許多寶貴的時光和金錢，都消耗在這茶館裏面了。

有一件最令人驚駭而傷心的事，便是茶館裏觸目皆是的鴉片煙燈；煙燈公開擺在床舖上，所以普通每一茶館，裏面的茶棹，倒不如煙舖多；因為喝茶的人，都有鴉片煙癮，坐着喝茶，不能吸煙，但是躺着吸煙，同時也能喝茶的。飲茶器具，不是茶杯，是一個端把的小磁壺，同北平的飯館裏，棹上盛醬油醋用的小磁壺一樣；躺着吸煙的人，過了一口癮，一手舉起小壺，口含着壺嘴，便可喝茶；倘若不是用小壺，恐怕還得坐起來喝茶，那就麻煩多了。設若茶館有二層樓房，那第二層，完全是吸煙的床舖，因此門口都寫着，「吹煙登樓」或「樓上雲霧室」；實在講起來，

這些茶館，確是煙館的別名。

農夫下田之先，總來到這茶館，吸足了煙才動身的；由田間歸來之後，也到茶館裏去，吸足了煙，才回家的；倘若我們走到田中去散步，看見工作的農民，大半是女子和兒童，體強力足的壯丁，反不多見，真是一種異常的現象。改造農村和復興農村的專家們，看到這副農民生活圖，不知該有什麼計劃？

(三) 昆明到元江

十三、昆元路上

由昆明去元江，有八日路程，近來因為昆明玉溪間，已通汽車，就省去兩日。第一日乘汽車至玉溪，計程百八十里；第二日到習峨，計程六十里；第三日到坡脚，計程四十里；第四日到陽武壩，計程九十里；第五日至青龍廠，計程七十里；第六日即到元江，計程六十四里。玉溪元江一段，我雇了樺杆（二人轎子）一乘，挑伙一名，又在玉溪縣政府，要了兩名團兵，我們一共六人，除我自己，都有鴉片嗜好

到西南去

，所以他們每到休息處，便側臥橫榻，實行噴雲吐霧的工作。沿途除去昆明玉溪，有兩大盆地外，多係高山峻嶺，遍山漫谷之森林叢樹，百花異草，鳥噪聲，泉流聲，我那爬山越嶺跋踭之苦，早已置之腦後。農田多植蠶豆，甘蔗，雅片三種作物；但雅片爲最多，亡國滅種之種子，真是深在田野了，有心人，能不一痛。

十四、農民上賒

玉溪縣的農民，有一種經濟組織，名曰上賒，牠的性質，類似銀行之定期儲蓄，上賒機關，皆係由市鎮小商店經理，四鄉農夫，均按期到此繳款，是謂之上賒。普通規定，每兩月上賒一次者，謂之雙月賒；一月上賒一次，謂之單月賒；上賒二十次爲期滿，至於上賒人數之多寡，以及賒銀之多少，並無限定。二十次上滿後，農夫除領回本銀外，尙得二分之一利息；倘上賒農夫，亟須用款，亦可於上過一二次後，寬保或以田契抵押，全數領回應用，俟後按期補足；但亦付出二分至三分之利息。上賒農夫，於期滿領回存款及利息外，尙須按賒銀多少，提出少許之手續費，名曰『筆資』，作爲酬勞上賒之經理人。

全縣上賒經理機關，約計六十餘處，每處之上賒人，約自十餘人到三四百人不等，每期賒銀，至少爲伍元，至多爲千元，（按民二十二年春雲南每八元紙幣合國幣一元）這確是農村經濟流通之重要事件。

十五、漢夷雜處

昆明和玉溪的盆地裏，都是漢族人居住，夷人所在的地方，不是高山，便是深箐，夷人常背着松枝或木炭，到城市裏求售，然後買些油鹽醬茶回去。從峨山到元江，漢人漸少，夷人增多，並且漢人的村子裏，滲雜些夷人，夷人雖都會說漢話，可是他們的衣食住和風俗，與漢人決不相同，我覺得夷人漢化，非從教育入手不爲功。

十六、女老闆娘

去南西到
昆明到元江，無論走在那站，都有漢人開的客棧，名爲漢家店子。最令人注意的，各店裏面都是女老闆女招待，行路的談起來，不是你住的王大媽的店子，便是我住的是劉大媽的店子。普通的一日兩餐，晚上還供給被褥，才合國幣三角三四分

錢。這次旅行，正值廢曆年節，每到一個店子，便看見許多的過年點綴；在每家的佛堂前，中間寫着天地君親師位六個大字，右邊有兩行小字，寫的是財龍天子之神位，和灶王府君之神位；左邊又是兩行小字，一行是自家與旺福德土地神位，一行是某氏三代宗祖昭考穆妣香位；再外邊有一副大字對聯，上聯是天地鴻恩呈寶鼎，下聯是君親厚澤注金台。女老闆們在晚上總是先上香，後點上菜油燈，然後再跪拜起來。她們晚上出入，都是手持燃着的油松枝，燈籠提燈手電，還沒有興到此地。鷄一叫，她們就起來，作飯燒菜，天方亮她們喊起客人，洗臉吃飯，她們也忙個不休。我問同伴說。爲什麼店子裏都是女老闆呢？他們說是丈夫死了，孩子又小，或者男老闆吹起鴉片煙來，爲什麼不是女老闆呢？

十七、風流羅裸

在坡脚到陽武的路上，有三個羅裸女子，穿着時新白衣服，赤着足，頭罩黑紗巾；有天然美；同護送我的兩個團兵，說說笑笑，十分自然。我因不懂其談話，也不知他們說些什麼，後來一個兵買了一根甘蔗給她們吃了。那兵丁告訴我說，這些

襁裸女子，都是新出嫁的，回到娘家來，專找些青年男子，談談笑笑，唱歌跳舞，藉着給人背物爲名，出來十天八天的不回去，只要給她們吃好的，她就與男子歌唱跳舞，滿不在乎。那兵丁接着說，委員（稱我爲委員）要看，我們到陽武就叫她們唱歌，我說不敢不敢，晚上在陽武，我因困乏早睡了，果然那兩個兵丁，去找那三位女子歌唱去了。

十八、元江氣候

雲南省大部份地方的氣候，都是冬不需火，夏不用扇，滇人自謂四季無寒暑，誠然誠然，獨元江壩子的氣候，幾與熱帶相同，因爲太熱，地方又不衛生，夏日死亡甚多，故人都以元江多煙瘴，夏日旅行裹足，實則並無煙瘴，只不衛生也。元江縣在夏日最熱時，高至寒暑表之百零四度，平時都在九十七八度至八十四五度之間，冬日最冷時，亦不下七十度，比之全省各地氣候，熱時不出九十度以上，寒時多在五十四五度之間者，真有天壤之別。因爲氣候之特異，植物自然也就不同了，他處的稻子，年栽一次，元江壩要有兩次，樹木多些橘子，香蕉，棕樹，檳榔和熱帶

的產物：還有些抹猛，蜜多羅，婆羅蜜，緬冬瓜，酸角，等等的特別產物。

十九、深箐白夷

元江縣城多漢人居住，其他高山深箐處，多爲夷人。元江城區之村店，皆爲白夷人居住，白夷又分爲水白夷與旱白夷兩種，他們的男子，除去以青布包頭外，衣服與漢人相同，水白夷的女子，都穿漢人前二十年肥肥的服裝，頭罩黑布，布端繡以五色線之花紋，並有穗頭，赤足。旱白夷亦名花搖，女子服花裙無褲，上衣甚短，胸前並不計扣，其紅綠之背心常露外面，與穿洋服之露出背心或襯衣者相同。他們的話語，與暹羅人大同小異，所以元江的美國教會，是由暹羅傳來，並且他們也是用緬文緬話（暹羅文言）。白夷人性情溫柔和平，畏事苟安，他們多是城內漢人的佃戶，怕地主更甚；他們從不敢爬高山，走遠路，只是男耕女織，過他們的太平日子。他們每年兩次稻子，多少還要種點棉花，一年之內除去需用買鹽之外，他們都可以自理了。每到年節，各家要至少殺豬一口，並數家殺牛一隻；遇喪葬，喪家要殺牛一隻以待人。他們過年，除去吃點好菜，並不若漢人之上供上香之熱鬧。陰

歷三月是祭龍樹的月份，（各村之最大樹，稱之爲龍樹，）每村祭龍樹，都有自己
的日子，男男女女，燈炮齊放，熱鬧較年節爲甚，六月廿五日，也是頂大的節期，
家家殺牛，爲七月栽小谷時食品。他們的婚姻，絕對的自由化摩登化，每村設有空
房數處，專爲男女戀愛之所，結婚後，女子立返娘家，必待生子後始歸，倘夫婦不
合，婦之另一戀人必來夫家議價購買，多至三四百元。近來因爲基督教在他們中間
工作的原故，力革此事，信教者大都漢化了。他們的村子從來沒有學校，讀書識字
的，當然沒有，近來教會立了一處初級小學，居然有他們的三四十個學生，很希望
地方的當局，對他們的教育，要切實的注意一下。

二十、白夷的歷史

白四哥是城東林漫村的一個教友，非常的愛說話，我問他白夷的歷史，他就談
起來，他說白夷的老家是河口，前五百年的時候，跟着那知府由河口乘船到此，當
時元江是老窩泥居住，那知府到了元江，看見山川秀麗，土地肥美，物產豐富，就
將老窩泥趕到山上，白夷就占領元江城。那時有四大姓爲「刀」「封」「那」「白」，都是

到西南去

隨那知府來的，後來吳三桂來了，和那知府打了好些日子的仗，那知府打敗了，登樓自焚，吳三桂將白夷趕出城外，許之爲佃農，四大姓之刀封那白，因爲那知府全吳三桂打仗的關係，那姓改姓羅，故現在爲刀封羅白，他所講的對不對，我不敢準說，但是看一看元江志，倒真有那知府這個人。

廿一、燕村一夜

舊歷正月初五，到小燕村調查農業，晚上宿在村內，因素聞空房之歌唱，爲青年男女之戀愛表示，所以要求村長的工人，領着到空房中看看他們的動作。進去的時候，一位妙齡女子，快快的給搬了一條凳子讓坐下，四位女子，穿的乾乾淨淨，圍着一堆木炭火，一面是烤火，一面也是藉那火光，照出她們的臉兒來，仔細看看，確真是兩對美麗的女郎。對面兩條凳子，坐着四位衣裝整整齊齊的青年，每人手內拿着一隻竹煙筒，叮噠叮噠的吹着，一面談一面笑，談笑直到夜深十一時的時候，先有一位男子，用一條花手巾，蒙在他自己的臉上唱起來，其聲若哭，聞之心慟，唱了半個鐘頭，又有第一個女子來唱。他們唱的我雖然不懂，可是總跑不了我愛

你，你是多麼美麗呀，可惜我家窮田也不多，牛也不多，盼望你也愛我呀這一些話。他們一男一女的唱過不休，唱的心投意合的時候，男子先進到內面的祕室，愛他的那女子也隨着進去，半個鐘頭之後，方才出來。我看了三個鐘頭，因為太困就回去休息了。聽說他們唱困了，也要睡覺的，一切被褥，都是由女子供給，鷄一叫，女子先起來烤些「可來用」「可來漫垂」，（都是白夷的點心）給那些男子吃，好叫他們快快的回到自己的村子裏去。這種空房，每到農閒，各村都設三四處，只許別村的男子來唱，不准本村的男子來唱，這種戀愛，名曰唱小姑娘。

二十一、白夷戲水

正月初七日，是元江壩所有的白夷往熱水塘去洗澡的日子，男女老幼，衣服齊整，洗澡之後，就在山坡上，唱起小姑娘來。討厭的漢人，擺些賭攤，在那裏大喊大叫。熱水塘有兩個泉源，一在山坡上為男子洗用，一在山坡下為女子洗用。泉水溫熱適宜，我全白定邦陶萬幅二君，也下去洗洗，白陶二君都是白夷，曾在教會中高小讀過書；二君溫柔可親，精明強幹，若是教育能普及在他們夷人中間，不知還

去南西到

有多少的白陶二君這樣的人呢？我們洗完之後，看見不少的夷人，只洗洗手，洗洗脚，我勸他們全身洗，他們却報之一笑。

二十三、白夷村莊

白夷的農村，都是圍繞着一個矮土牆，兩三個柵欄門，遠遠的看，好像北方的一個村寨，無論什麼人，出入那柵欄門，必須隨手將門關閉。村中每一個農家，都有幾隻或是幾十隻黃牛和水牛，農民怕他們的牛逃失了，或是踐踏村外的農作物，所以就修築了這矮牆和柵欄門。三四十家的農村，在農忙的時候，總要合雇兩三個牧童。每天早晨，牧童一吹牛角，各農家都把牛放出來，會集之後，便趕到山坡去放牧；晚間歸來，每一家的牛，都會認識自己的家，便一個一個回去。放牛的小孩子，並沒有工資，不過每日向各農家，索些食物罷了。農閑的時候，各家自己的男孩子，都趕着牛去放，山坡上，竹林間，確是他們講戀愛最好的地方，比較大城市之摩登男女，在戲園影院和舞場酒店中，金錢既節省，環境又天然。

各家的牛，每逢出村之前，歸村之後，總要在村中休息一回，也就排泄了不少

到西南去

的糞，因為農民終歲不知掃除，所以農村中的灰土，都是牛糞，到夏日，經過一次大雨，才沖刷些去，不然終年的牛糞，定能有圍村的矮牆高。

水牛是耕田用的，黃牛除去馱糞以外，大半是逍遙自在，但是每家飼養的數目，總比水牛多。倘若多飼養些奶牛，去取奶，實在是元江縣農民的大利源。

村中農舍，皆爲土坯造成，第一層多爲牛舍，第二層才是臥室，二層的屋頂是晒台，也可說是天井；因爲每家的房子，皆無天井，晒物乘涼，都在這二層樓的屋頂。牛舍中的牛糞，每年在施肥的節季，才掃除一次；一進門令人最感覺不好的，便是臭氣刺鼻。普通人家，皆喜以檳榔樹幹作地板，因爲牠是柔軟的，經足一踏，便有牛糞的臭氣，從地板的裂縫，鑽上樓來。初次住在這種房子的客人，真是要嘔吐三日，久而久之，便也不聞其臭了。

元江的城市和農村，都是不衛生極了，因有感遂寫了下面幾句：

- (一) 迄南有坐元江城 猪豕滿街巷滿蠅 那裏來得煙瘴氣 確是居民不衛生
- (二) 家家戶戶無廁所 大小便溺處處多 冬春臭氣聞數里 不知炎夏又如何

(三)門前牛糞積尺高 農民終年不知掃 專等夏日大風雨 寶貝肥料沖去跑

二十四、邊地消息

二月八日的晚上，在縣政府遇見了思普延邊的禁煙委員劉君紫卿，他新從邊地的九龍江回來，說起邊地事民，每年逃奔出境的事，我覺得很應當介紹我們內地的人知道。

劉君說到九龍江一帶的夷人，大部分是白夷，個個都勤苦耐勞，訓良守法，可是那些官吏，只知催捐索稅，餘者一概不問；鬧的路政不修，教育不興，土匪蜂起，治安堪虞；再加那些狡猾的漢人，處處欺侮壓迫，他們沒有辦法，只得逃到安南或緬甸去。他們逃去之後，英法帝國主義者，也會牢籠他們，少要他們捐稅，給他修道路，辦學校，設醫院，除盜賊，總使他們安居樂業。因此沒逃過去的夷民，聽到逃去的人，有種種好處，所以接二連三的，總往國外奔逃。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嚴重的事件，就是邊民往往移植界碑；我們中華民國，從來就不知有多大，界碑雖然有了，確無人理會牠；邊民受不了官府的壓迫，奔逃越境，總要拋家捨業，最好

的辦法，便是移植界碑，將他們的村莊區域，變成了安南或緬甸的境界。中國官吏越壓迫他們，帝國主義者的官吏，越鼓勵他們；因此我國的界碑，一天一天的往後倒退。

劉君又談到思普沿邊，都是山清水秀，因為地廣人稀，從沒有因田產而起爭奪的；倘若有新來居住的一戶，只要見見村中頭目，頭目便吩咐村人，這幾個去砍竹子，那幾個去背山柴，不到一天的工夫，大家準可給那新來的一戶，搭起一間草屋來。草屋造起來，大家還要給他背些米來，叫他一面吃着，一面墾地種稻，直等到他自己的稻子收下來。這種互助的精神，真是令人羨慕，在自稱最文明的種族中，怕也見不到有這麼一回事。

他們（邊地夷民）雖然不懂什麼國家法律，但是不敢犯法，那地方沒有地畝稅，也沒有人丁稅，只是每年每家納門戶捐二元四角錢。他們的婚姻，是絕對的自由，一對青年男女，有了感情，便自由結合，住在女家也可，住在男家也可，若是到別的村子，另設新家庭，更沒有絲毫難處；並用不着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結

去南西到

合；也用不着登結婚啓事的報，才可同居；夫婦兩個，絕對不能同居的時候，找到村中頭目，說明理由，兩個人拉起一條紅線來，村中頭目，用剪子一剪兩段，二人便各自東西，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用不着請律師登報聲明，也用不着要求生活費。我們稱他們是未開化的民族，實在我們還作不出這種開化事情來。

令人最可笑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法國的飛機，飛到邊地來，機器壞了，降落在九龍江邊界內。我們的一位縣長老爺，覺着這是請功的好機會，便用拍馬的手段，盡力的招待法人，叫了許多的工人，幫助着法人將飛機修理好，人家走的時候，還送給人家一些好東西。事後這位縣長，想到若呈報給省政府，一定會傳令嘉獎，官進一級，因此就作一張長篇大論的呈文，說明這次飛機落境的經過。幸虧了省政府不糊塗，給他一道申斥的命令，使得他想嘉獎進官級，大大失望。邊地有這種縣長，邊地怎會不失？外國飛機入境，他不知扣留，反倒獻媚，怎會不得着申斥的命令？也許他是愛國心切，知道外國人利害，怕給國家惹出禍來。

二十五、元江民族

元江的民族，除去漢，回，白夷三族外，還有十一族，他們多是居住在離城一十里以外的地方，言語風俗，服裝居處，都是彼此不同。每日上午，元江城內趕街（集市）的時候，各種民族，都來交易；有的民族背來山柴出賣，有的民族賣菜蔬。有的民族賣包谷，有的賣大米；總之每一種東西，差不多都是某一種民族的人出賣。走到街上一看，有的穿得紅紅綠綠，乾乾淨淨，有的服裝破爛不堪，醜陋已極。這十一族中，最進化的，要算彝人，彝人的婚喪嫁娶，完全與漢人相同，男耕女織，男不衣帛，女不飾金，雖貧亦喜讀漢書；因此現時在元江縣境，找一個純粹的彝人，是找不出來的，因為早已與漢人同化了。

第二種民族，叫作獯裸；獯裸又分黑白兩種，男多儉樸，女多美麗。結婚的程序，是先戀愛後通媒妁，配婚後，新婦多住娘家，白日則招蜂惹蝶，夜晚則歌舞嘯聚，俟生子之後，始久居婆家。丈夫對於她這種浪漫行爲，多裝聾裝瞎。但是她同野孤老過分無廉恥的時候，丈夫遇見，也會持刀殺她的。

第三種叫作窩泥，他們的男婚女嫁，必先告知族人，兩家會親後才定婚。

到西南去

第四種叫作卡惰，她們最喜歌舞，性的問題，毫無拘束。婚嫁先講聘金，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需二百，盛行子孫代祖父賠還聘錢的風俗；因此生女則歡天喜地，連生二子，則以爲不祥，人死用火葬。

第五種爲糯比，是與窩泥同種，喪葬無棺，富家先洗鬼，三日後採松柴爲架，置屍其上，用火焚之。洗鬼時，擊鼓，搖鈴，跳舞，一面歌呼，一面飲泣。漢人多稱之曰跳鬼，家有病人時，不請醫生，只是洗鬼。

第六種曰山蘇，他們多居山頂，只種些包谷小麥。

第七種爲樸喇，樸喇的習俗，與儻僕相同，雜言語迥異；男女皆蓬首赤足，衣不洗濯，但皆善良守法。

第八種爲苦葱，是最苦之一族，居無定處，緣箐而棲。

第九種爲黑鋪，是窩泥之另一族，非常精巧，善作竹桌竹椅竹床竹梯等物，在上諸族中，爲最有禮教者。

末兩種爲儂人與沙人，儂人是儂智高之黨人，沙人是沙定周之黨人，都是白夷

的同族，風俗嗜好，亦都相同，不過他們嗜食犬鼠，女人服短衣長裙，男子多首裹青花粗布。

(四)到迄西

二十六、由昆明西去

迄南調查完畢之後，偕同同事張君，于二月二十七日，搭汽車，由昆明西上，老同學王齊興君，在車站照顧上車，當日下午二點到祿豐縣。以時間尙早，乃往國內佈道會，訪江牧師談少時。見教會門口，懸有全縣各機關贈送之匾額甚多，中以縣黨部送者，格外令人注目。詢之，據稱數年前，北平陳鈺生牧師，掌教此地，會有大股土匪圍城，陳牧師憑三寸不爛之舌，隻身冒險，往說匪首，全城之生命財產，得以保全無恙；全城紳商，于感激之餘，就不能不有這種表示了。

祿豐爲汽車路終點，再西上，便要起早，次日早乃雇一挑夫，一樺杆。這一乘樺杆，原爲同張君替換乘坐，不料行李太重，挑夫難負，乃將行李之大半，放置樺

去南西到

西迄到

杆上，余二人後面步行。幸有中央大學的趙君，同他幾位新由日本留學回來的弟兄，一同談笑步行，並且每到休息的時候，他們拉起二胡，唱唱沙灘會，倒不覺步行之苦。當晚宿舍資，第二日宿廣通縣，第三日宿楚雒縣，途中所見作物，多爲蠶豆，大小麥，豌豆，鴉片之屬，鴉片煙正放花結實，殊爲豔麗奪目。土質大部爲紫紅色泥土，舍資至廣通路上，森林樹木甚多，荒田荒地更多，詢之挑伙，何以荒田地如斯之多，竟無人耕種？答以歷年土匪擾害，農家早已相率逃避了。

二十七、鷄蛋麻瘋

迤南的店子，菜飯都由老闆供給，迤西則不然，老闆只給白飯，油菜皆由客人自備，下鍋炒菜，亦由客人自己下手，走了整天的山坡路，一到店內，還得自己買油買菜，刷鍋炒菜，真是太麻煩。余以不諳烹炒術，每次只買幾個鷄蛋，隨便一炒便算了，但是店老闆及其他旅客，都勸我不要吃，說鷄蛋能傳染麻瘋，因爲母鷄吃了大麻瘋者吐的痰，以後再下了蛋，蛋就能傳染他人，因此在迤西許多地方，鷄蛋是少有人吃的。余以半信半疑，偷偷的吃了不少蛋，但是每逢吃的時候，總是有

些害怕。希望醫藥界的同志，能夠快快告訴我們，雞蛋是否能傳染大癩瘋，倒是很重要的。

廿八、過關越嶺

第四日晨，張君留楚雄調查，余乃獨自西上，樺杆上張君之行李卸下後，乃得乘坐，經數日奔跑之勞，今忽乘坐樺杆，真如架雲昇天，舒服之狀難言。當晚宿合鎮，第五日宿沙橋鎮，第六日午在英武關用午飯，晚宿普棚鎮。英武關地勢險要，久爲盜匪出沒之區，旅客經此，莫不提心吊胆，以求僥倖于萬一，故皆草草用飯，隨幫疾走。第七日宿雲南驛，雲南驛盆地缺水，多爲旱地，有廣大之飛機場，土質爲黃灰色沙土，生產力薄弱，農夫稱之曰，『旱壩子窮苦地』，意即無水之盆地，人民都窮也。第八日宿梁王山，前七日之路程，爲由昆明至大理之大路，店子雖不甚好，尙可對付，本日折向西北，行小路，店中污穢已極，且風雨交浸，更使旅客坐臥不安。第九日下午三點半，才達目的地之賓川縣，按賓川離昆明，計十一站旱路，第一日之汽車到綠豐，省却兩站旱路，否則將又多受兩日痛苦。梁王山至賓

到南南去

西迄到

川路中，見有蓖麻子樹(Castor bean tree)多株，在華北常見之蓖麻子，皆爲一年生植物，但生此地者，年年不死，已成多年生之樹矣。

廿九、賓川農產

賓川縣在迄西，久稱富庶，因農產衆多，品質優良，每歲之出產量甚巨。有許多田地，冬種蠶豆，夏種稻米，還有冬種蠶豆或麥子，春種煙草，夏種稻米的，也有冬種大小麥，夏種花生或玉蜀黍的，更有單種甘蔗或稻米的。菓園有橘子園，黃果(橘類之一)園，桃園，梨園等。全縣中除鴉片煙是輸入外，餘者若米，麥，豆，花生，糖，煙草，辣椒，橘子，黃果，梨等，均係輸出之農產物。橘子的品質，按我的嘗試，覺着比汕頭的密柑，還甘甜的多，價錢又非常的便宜，住在賓川兩三個星期，每天只少也吃他二斤，總起來，實在比我一生吃的橘子還多。有一次牛井鎮的俞區長，在某姓橘子園內請客，當時(三月十五)樹上的橘子，尙累累如大茶杯，但是上面花，已經滿了樹。按農夫的經驗，說『果見花兩不佳』，意即橘子不好吃，且來年收成不佳也。余問何不將果摘下，伊答交通不便，輸出困難，賤價出售，反

不若留樹上觀果看花，又可自食新鮮橘子也。

卅，招婿入贅

雲南招婿入贅的風氣，不獨夷人盛典，就是漢人，也很盛行。在賓川縣的大羅城村，某日有婆親者三家，內有取婿者兩家，據熟習當地情形者言，招婿入贅的，總佔百分之四十，這種風氣，於此可見一斑了。

家中不管有幾個兒子，只要不喜歡他的女兒出嫁，就可招婿上門，以後他的女兒同兒子，就平分家產。倘某富家有幾個女兒，別的青年，也可以隨意請媒人介紹，上門入贅。普通的情形，都是主人，看着他的長工，作事慇懃，爲人誠懇，就將女兒給他，納之上門。這種辦法，有兩層好處，一是他的工作，更有效率；因爲他是長工，作事總不如自己的人，一旦納之上門，他便成了主人，所以他工作的效率，是比先前增加了。二是那新夫婦愛情的關係，他二人同是青年，同在一田場工作，日久天長，不但有深切的相知，並且也早生了不少的愛慕，一旦成了夫婦，愛情方面，定必濃厚一層。倘若各地方，都採取這種辦法，曠夫怨女，也許可減少不

少。

卅一、滇人嗜二簧

賓川縣的鷄足山，是全國四大名山之一，（北有五台，東有普陀，西有峨眉，南有鷄足，）鷄足山上，每歲朝山進香之僧尼，喇嘛和佛教徒，不計其數，尤以西藏之喇嘛爲衆。山上廟宇甚多，茂林修竹，風景優美，堪於名比。近迄西人士，正動工建築一塔，高九丈餘，由大理劉縣長繪圖設計，將來工成，山上又多一點綴，牛井鎮之俞區長和周助理員，曾約余遊山，樺杆已雇，行裝已備，惜以調查事故，未能成行，後至滇黔各鄉，人皆以余未遊鷄足山惜之，然余亦後悔莫及矣。

某日賓川縣長熊光琦君請客，到者有黑鹽井鹽場主任王君，及曾任江西某道尹之趙君，二君皆有二簧（平戲）癖，以王君曾畢業東南大學，趙君曾留北平數載也。酒飯之後，乃張鑼擊鼓，能唱者皆大顯身手，先王君，後趙君，繼之者亦有其人，室外竊聽者，院中窗前，大有人滿之患。彼等強余唱，余稱不能，彼皆不信，強之曰，『汝爲北方之人，幼讀書北平，不會唱二簧者，將令誰信』，以余實不會，乃

得脫身，建設局趙君笑謂余曰，『倘汝會京戲（北平戲），走到那縣，隨便一唱，農業調查工作，決不爲難矣。』滇人之嗜好京戲，於此可見。

卅二、大理石的故事

一個外行，總是不識貨的，我因欲作旅滇的紀念，就買兩塊人工繪成的大理石畫，因爲牠耀眼生色，比較真的還好看的多。大理的友人告訴我，在大理，這人工繪成的大理石畫，是最劣的，是沒有人要的，後來幸虧了大理中學的李浚奄校長，送給一塊真的。

蒼山十九峯，並不是峯峯出大理石，只有靠三文筆村，西面的一峯，才出大理石。因此大理石，每年幾十萬的收入，完全叫三文筆一村的農民獨得了。三文筆村共二百一十家農民，內有一百六十家，在農閒的時候，跑到山上採了大理石來，慢慢的用工夫去磨製，沒有花紋的，作墳墓前的石碑，或是雕刻些石像，花紋不好的，就磨成了桌子面，花紋好的，才磨成墨水畫，就一五一十的賣錢。農民每到春前秋後，家家都忙起來，有一天，我同大理中學的三位學生，在三文筆村調查人口問

去南西到

西迄到

題，老是找不到人，我去問鄉長，他答『人人很忙，』，我又問『忙些那樣？』他說，『先生，你不知道靠山吃山麼？』

洱海之濱，有不少的小村莊，農民除去種田之外，常是駕着小船，到洱海內去捕魚。一次我對着一位正在補網的農夫說，『你又忙起來了』，他接着便說，『靠水吃水，怎麼不忙。』

卅三、三月街

每歲廢歷的中旬，（十六日到十九日）大理舉行一次盛大的集會，當地人稱三月街；街場設於西門外之大空地，遠如西藏、西康的商人，平津滬廣的商人，近如川黔、緬越的商人，還有各地各族的商人，都來此交易。這三月街，不但是帶有國際貿易性的大市場，且是一個許多民族的展覽會。走到街上，除去漢人的服裝，不令人注意外，餘爲民家，蠻子，襍裸，白夷，野人，西藏人，永甯人，還有其他別的族人，都因軀幹的大小，衣服的樣式和顏色，顯然有些不同。最令人注意的，便是那些西藏人，因爲他們，都是有高大的身體，穿着些紫紅色麻布衣服，經久不洗的面

孔，背後還有一尺多長的髮辮，長腿大步的，在街上走來走去，倒有些威風。

街上的貨物，樣樣俱全，如青貨，布匹，家具，農具，衣服，文具，食料等市場，都非常廣大，其中最大的，便是藥材市，幾佔全市之半而有餘，因此大理人又稱此三月街爲藥街。

當然而無疑的，大理縣的客棧，飯館，驛伏和其他別的小商販，都有無限的收入；但是當地的地痞流氓，也會敲詐和欺騙那些老誠忠厚的夷人。聽說近來三月街，遠不如往年，最大原故，就是路途不靜，和屢被欺騙，都不敢來了。大理縣的縣政府，和縣黨部，最好能利用將來的三月街，做普及教育，融合及團結各民族之工作。

卅四、趕三月街的姑娘

在大理趕三月街的時候，看見麗江來的女子，因爲他們服裝入時，舉動自然，又聽見大理友人，談些關於她們的事情，使我永遠不能忘記。她們都是十八九歲的姑娘，穿着長可及膝，淡淺色的竹布褂子，遠遠看見，倒像一件短旗袍；下身穿

西迄到

着同樣顏色，長短適中的肥褲，褲腳口還繡着一圈紅花；腳上雖沒有穿着絲襪，但是那一雙草鞋式的皮鞋，却是很美麗；頭上戴着大草帽，兩面還垂下許多的紅綠珠子；三尺多長大辮子，垂在背後，又烏黑又光亮；臉上雖沒有搽些面粉和胭脂，但那紅而且白的面孔，底確是天生麗質。她們每人手中，拿着二尺多長的皮鞭子，趕着一匹棧色馬，有時騎在馬上，有時下來走路，一舉一動，都有大丈夫風，再看她們的健康美，活潑美，真是無法比擬，大都市的摩登女子，給她們提鞋，恐怕也不夠資格。

她們地方的風俗，是男主內，女主外，男的在家，看看小孩作作飯，女的倒出去，做他處男子作的工作。這些姑娘們，常是遠離家鄉，趕街上市，賣出買回，雖受盡奔波風霜之苦，亦處之泰然。像那專以服飾入時，婢僕盈堂，終日消閒於電影院公園之女子，對之能不愧死？

卅五、民家

大理縣的農村裏，什九是「民家」人，「民家」與漢人，裝束是一樣，風俗是一樣

去南西到

，只是講話不一樣；他們讀書出外的，比漢人還要多，作事吃苦的能方，比漢人還要大。一位朋友告訴我說，這些民家人，都是明朝以前來雲南的漢人，因為與土人雜居結婚，漸漸的彼土人同化了；所以他們的方言，是土人的方言，但是仍保存些漢人的習俗。另外一位朋友告訴說，他們是雲南最開化的土著，在別的縣份有叫爨人（參閱元江民族）的，因為他們讀書的多，所以也漢化的快。一位講民家話的朋友告訴我說，他們也是在明洪武年間，由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柳樹灣搬到大理的，以後怎樣說起民家話來，倒沒有考究。民家的來歷，究竟怎樣，真難令人下一斷語，不過據我的推測，他們是明朝以前到雲南與土人同化的漢人，倒是很有道理的，後來在明朝去的漢人，雖然給他們起名叫爨人，大概是因為講話不同的關係，也並沒有理由，說他們不是被土人同化的漢人。

大理城東月溪村有一百零六家的農家，居民都是民家人，組長在他們一村的同姓中，有無上威權，有什麼吩咐，也沒有人敢違抗，我們調查人口問題，若不得助于村中組長，一定不會有好結果。月溪村有一位三十五歲的寡婦，領着一個十二歲

的女孩子過日子，因為田地多，工作累，就雇了一個卅歲的長工；事過一年，這位寡婦宣佈給他十二歲的女兒，招那三十歲的長工爲婿上門；（參閱招婿入贅一段）事實上，是那位寡婦不甘寂寞，打算給他女兒招個有名無實的丈夫。這件事確被組長看破了，我正在月溪調查的那一日，（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組長便一面警告那寡婦，一面也吩咐組人，趕走了那長工。

卅六、如斯所聞的片馬

誰能忘掉片馬問題呢？那個不曉得是我們中國的好地方，被帝國主義者英人佔去的；記得我在北平讀書的時候，還爲爭片馬，曾遊過街，演過講呢；到了迄西，才聽說是片馬的漢官荒淫無道，橫征暴斂，當地的夷人和漢商，祕議最好的辦法，就是投英，因此連接派了三次代表，到緬甸的密支那城去懇求，將片馬收爲英有，頭二次英人尙託故不允，第三次片馬的代表，效申包胥哭秦庭的故智，英人才派了一小队兵佔據了片馬。這件事，叫我們中國人聽見，真是不應該信，可是迄西人士，都這樣說法。我們現在看看邊地的官吏，那個不是存着「天高皇帝遠，作官好賺

錢』的決心；那個不是整日的臥在鴉片煙燈旁，努力的吞雲吐霧，政治外交，那個懂得？邊疆國土，誰去管牠？欲邊地之不失，真是難乎其難。

卅七、宗教與人生

四月中旬，由大理返昆明的途中，遇前東陸大學董校長，以其前曾任雲南省政
府交通司司長，故人多以董司長稱呼之。董君家住雲龍縣，有幾個山莊，培植胡桃
樹甚多，與我談些農業問題，大解寂寞；往時旅行，都請團兵護送，今者護送董君
之團兵，已達五六人，所以也省去了我的好些化費和麻煩。董君自稱先信基督教，
現篤信佛法；余勸其仍奉信基督教，伊稱最近之將來，或有可能；因其此次旅行，
即轉南京，向一位極熱心之基督徒魏女士求婚也。抵昆明後，與王齊興兄談及之，
得知董君先信基督教，後改信佛，實由其前夫人篤信佛法也；將來果與一位熱心基
督徒結婚，其仍信基督教也無疑。

去南西到

卅八、旅途困狀

在雲南旅行，衛生是不好講究，被褥是睡自己的，內衣是常常換的，但走路走

上三四天後，身上總是至少每日拿下一個肥而且大的虱子來，提起來真有些可怕。虱子的來源，不能不歸罪於樺杆快，因為他們身上的虱子，常常爬在背後衣服的外面，我們坐在樺杆上，就可看見麥粒大的虱子，歷歷可數，他們抬樺杆抬熱了，免不了脫下衣服來，放在我們的行李上，你想日久天長，虱子怎麼會不上身呢？有一次我與董君路中休息，董君解衣，用指彈虱於地，大呼快走快走，余因不解其意，問之，伊稱每次走路，必有虱上身，反問余曾否有過？余答以曾彈虱者三日矣。

英武關是最危險的地方，來往客人，走到這裏，都像秋聲賦裏所說的「啣枚疾走」，快快的一步走過去，那曉得這次走在這裏，（英武關東面不遠的地方），就看見新被土匪殺害的兩具死尸，橫臥路旁，上面蓋着幾棵松枝；據說是兩個去省城的學生，因為走單了，就被土匪劫財害命，在雲南走路，最令人可怕的，就是小班土匪，因為他們武器不利，並且旅客常自帶槍枝，倘若不先下手害旅客，有時反被旅客所害；因此這些小班土匪，得了機會，先將旅客殺死，然後才要東西；有時白白殺死幾個旅客，也得不着什麼東西。若是遇見大班土匪，性命的危險，是少有的

，因為他們曉得旅客無法抵抗，所以也不先下手殺害了。

(五)到蒙自

卅九、帝國主義者所玩的把戲

滇越鐵路，是法帝國主義者，侵略雲南的唯一工具，不必提軍事交通方面，就是經濟方面，也可以置雲南人以死地。因為運輸中國貨物，運費奇重，再運費全按法幣折合，又可左右雲南幣制之漲落，擾亂金融，禍基已種。民國初年，滇幣九角可換法幣一元，現時滇紙十八元，才換法幣一元；若非此滇越鐵路，滇幣漲落，決不能如此之巨。上次由安南到昆明乘車，只見些醉生夢死的雲南同胞，躺在四等車上，過雅片煙癮，這次由昆明到蒙自乘車，又見些煙容滿面，令人可恨又可憐之雲南同胞，仍然躺在四等車上，吞雲吐霧。在車上遇見昆明李君，他向我談些法帝國主義者，侵略雲南的事實，大概京滬平津各地的報紙，都沒有記載過。在一二八上海之戰的時候，昆明法領事，聽見日本要在三小時內，將上海佔領了的消息，馬

到西南去

自蒙到

上跑到龍雲主席那裏說，『中國現在不好了，龍主席怕坐不長了，現在大法國很願幫助龍主席，多坐幾年，但是得有幾個條件；第一是要割碧鷄金馬街，（昆明市的兩條大街）爲法國租界，第二是唐繼堯時代，借的法國款，要快償還；第三是雲南以後借外債，必須借大法國的。』龍主席既不是甘心賣國的，當然不能應允，第二天調齊了三師兵，檢閱軍隊；昆明的外國領事，都被請到場，意思是告訴法國的領事，你若要雲南全省倒可以的但是我們還有幾萬人，要和你拚拚命，後來法國領事，只是紅紅臉算了。以後過了三月，不但沒有日本佔上海的信，反倒有白川大將陣亡的消息到了昆明，昆明人士的慶祝，較比全國各地的慶祝，都格外熱鬧；就是安南人，也僱了好幾輛汽車，放着鞭炮，吹着喇叭，也來替我們慶祝呢。山海關失守的消息到了雲南，法國的飛機不斷的飛到河口蒙自等地，在空中示威，昆明的法領事，又照上次的辦法，找了一次龍主席，限龍主席即時答覆；龍主席答道，『雲南人之雲南，我龍雲一人無此權柄，送給法國』；因爲談話時，略有衝突，法領當晚住車站，第二日乘車返安南，昆明的法國商人，也都關門返越，省政府也舉行緊急

到西南去

會議，全省風聲鶴唳，大有戰事一觸即發之勢；當時的雲南軍隊，確有移向河口蒙自等地集中的事實，但是過了一星期，法領又回到昆明，法國商人，也都回來了，鬧的滿城風雨，無形消散。我聽到這裏，知雲南之危機，正不亞于東北也。希望國人注視西北的心理，轉移一部份到西南去才對。

四十、碧色寨轉車

從昆明到蒙自，頭一天先要乘滇越車到河迷，第二天再從河迷到碧色寨轉車，乘簡碧鐵路（國人商辦）的車，約有半個多鐘頭，即可由碧色寨到蒙自。碧色寨原名壁蝨寨，換句話說：就是臭虫寨，因為壁蝨寨寫出來，太不文雅，所以才改了碧色寨。記得我幼時讀書北平，學校所在的胡同，本叫驢剋胡同，以後就改了叫禮路胡同；還有西四牌樓有個鴉鴉市胡同，以後也改了叫做集雅士；本來那些老名字，如同壁蝨肉鷄鴨市，實在有些不雅，應當改了；但是僅改這些不關緊要地名，無大用處；盼望全國同胞一齊努力來洗掉我們的國恥吧。

碧色寨是簡碧鐵路的終點（自簡舊起），因為簡舊出錫，所以這鐵路的目的，

到蒙自

是爲運錫的，因此碧色寨站，堆積的錫塊，也非常的多。我們中國境內的鐵路，大多數是寬軌，獨有正太路和滇越路是窄軌；但箇碧路更窄，大概和原來北平到南苑的小鐵路，是一樣的；近來因爲箇碧路客運的進步，從箇舊向西，又延長到建水縣了。

四十一、漢童欺夷婦

蒙自城內，都是漢人居住，農村裏多是些土嫗，苗子，白夷，儂人，沙人和別的夷人居住。平素漢夷是不相往來的，夷家的男子，穿的服裝和漢人一樣，進城的時候，再說上兩句漢語，漢人也不敢欺侮；可是夷家女子，都是穿着他們自己的服裝，雖是到城內講漢話，漢人也看出他是夷人來。有一次我在蒙自的一條大街上走，前面有一位夷婦，背着很大的一背山柴，後面來了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用手一推，那可憐的夷婦，全那背的山柴，就一齊倒在路上；那孩子笑嘻嘻的走了。夷婦起來，只望着他那背柴，顯示很恐懼而難過的樣子，以後背起來又往前走。我當時很想抱個不平，可是那小孩走開了，我也沒有辦法。

國內佈道會的侯悟靈牧師，在蒙自佈道，已有四五年的工夫，也常看見這漢欺

夷的事情發生；所以他特別的向夷人下工夫，盼望他們起來，受點教育，與漢人平等；但是少數的漢人，因不滿侯牧師的工作，也就對教會發生了惡感。當我離蒙自的那一天，聽說雲南教育廳，有任侯牧師作全省夷人教育指導專員的事，若果成事實，我甚爲夷人幸，更爲我邊地幸。

（六）昆明到貴陽

四十二、昆明難捨

第一次到昆明，是去年十二月下旬，穿着秋天的衣服，並沒覺得冷；現在五月底了，仍然穿着那些衣服，也覺不出熱來。我十分愛昆明的天氣，實在不願意離開了這昆明城。忽然貴州建設廳寄來了一張護照，同時又接到學校的一封信，叫我們去貴州；沒有法子，雖然捨不了這昆明，終就還得離開。五月廿六的清早，我們乘汽車到曲靖，曲靖往東，汽車不通，只得起旱，因爲路中不安靖，就請了六位團兵護送着，繼續東行；第一日宿白水，第二日宿平彝縣，第三日宿貴州之亦資孔，第四

到西南去

日才到了我們的目的地盤縣。路中之團兵，武裝整齊，如臨大敵，兩個在前面探路，兩個在後面緊跟着我們，那兩個在左右的山坡上巡望着前走。當我們在曲靖向縣長要團兵的時候，只希望有兩個就夠了，但是縣長要給我們十二個，說少了是白給土匪送槍枝；團兵多了，化費太多，少了又不管事，費了好多周折，縣長才給減到六名，可是這六名團兵太辛苦了；每逢遇見一個行路人，都要搜搜身上，檢查檢查行李，才讓過去；我問他們，『爲什麼這樣麻煩？』他們說，『若不小心，就被他們暗算了』。

四十三、迤東地瘠民貧

迤東的山都是窮山，地多田少，只出些玉蜀黍和洋山芋，人民的衣服，都是破爛不堪，住的房子，又是茅草石塊；比較迤西，真有天壤之別。每逢住一次店子，米菜油鹽，都得客人自己去買，有好幾處，這四樣連一樣都買不出來；因此客人每逢走路，都得自己帶着。我們第一次走這條路，所以什麼都沒預備，也就受了兩天的餓，幸虧王齊與兄在昆明送給一盒餅干，略微的補救一下，不然就成了餓鬼了。

四十四、白水煮蒼蠅

曲靖到白水的一站，路上就沒有吃茶的地方，正午的時候，我們就跪在泉水的旁邊，像牲畜喝水似的，牛飲了一頓；我因為腹中不適，少飲了幾口，但是走到下午四時又渴了，我們進入一個農家，請求老農婦燒點開水；她初不肯，我允許給她廿枚銅元，她才燒了，當時因為下雨，氣候轉涼，他的屋子又黑，鍋又大，等到燒開了；勺出來，滿滿的一大碗白水煮蒼蠅，我雖然渴的要命，只好忍耐着不喝吧。

四十五、好吃的宣威火腿

雲南出產的好東西太多了，像那普洱茶，大理石，名聞世界；其餘如賓川橘子，照通黃果，鄧川乳扇，宜良乳餅，和宣威火腿，都是物美價廉；不過因為交通不便，沒法多叫內地的人來嘗試一下，所以內地的人，多有不知道的。這次走到曲靖，聽見宣威火腿的大名，也就買了幾罐（罐頭），路上因為沒有地方去買菜，我就打開同洋芋燒燒，真是口味美妙，較之馳名全國的金華火腿，總好着幾倍，倘若不是處處小住，一定多帶幾罐，回頭到南京讓諸位友人們嘗嘗。

去南西到

四十六、盤縣拾遺

盤縣是貴州西邊的一縣，西界雲南之平彝縣，盤縣人民，因為到雲南的機會多，再交通上也方便；所以一提上省城，便是指的雲南省城，一提上府去，便是指到雲南的曲靖府去。盤縣用的銀幣，都是些雲南小洋，對於貴州本省的汽車大洋，反倒不用；這真是所謂邊民外向，如全雲南人到南京，反倒走安南香港，事雖不同，理是一樣。盤縣真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城造在山坡上，點綴些樹木，又景緻，又壯雄；城內外有多少座廟宇，都是風景優美，建築雄偉，進到裏面，聞見的只是香氣；聽見的是些雀鳥噪聲，山水流聲；使人覺出所在的地方，是另一個世界，也許就是埃甸樂園。

盤縣因為去年農產失收，今春又有王猶之戰，鬧的人民流離失所，狀極可憐；叫化子式的軍隊，每天只有兩頓稀飯，整日的還在摧軍米要軍麵，其實老百姓還有吃不到兩頓稀飯的。我國軍閥，勇於私鬥內爭，甯願與民衆同餓死，不願與同胞息干戈，這樣怎會不亡國。最令人可笑的，軍隊的宣傳部，粘貼斗大的標語，寫的是

剿匪抗日，不知他們剿的是那家匪？抗的那家日？

盤縣有個福音堂，那位傳道的先生，禮拜日講道之先，總是吸足了鴉片煙，過了癮，才登台講道，我在外面旅行有五年的工夫，這算頭一次開了眼。盤縣的軍隊開拔，多數背着兩枝槍，一枝槍是大槍，另一枝是鴉片煙槍，這也可算是新聞；軍隊們自己講，一槍打戰，一槍打煙癮，這倒是很好的一個解釋。

在盤縣住了一個月，病了兩個禮拜，因為飲食不適口胃，我自己買了點鷄蛋和掛麵；但是店老闆，很着急的不讓我吃，說是盤縣有四種東西，病人絕對的不能進口，就是鷄，蛋，魚，麵，我非常的懷疑，但又不好辜負他的好心，只好當着他不吃，可是我吃的鷄蛋，真不在少處呢。

四十七、盤縣到貴陽

盤縣農業調查結束了，我同同伴張君，在六月廿六日動身東下，第四日到盤江之茅口，第八日到安順縣，因為打算在安順多住幾日，但我自己已有病，就先乘汽車到貴陽。本來盤縣到貴陽，是十一天的旱路，但是現在因為貴陽到安順有汽車，就

省掉兩天的路程。盤縣到安順的一段，高山深箐，爬上爬下，是我們在滇黔兩省旅行中最難走的一段；我們每日早晨若爬上卅里的一個坡，下午就得走下五十里的一個坡；若是爬上卅里，下坡就得四十里；總之上坡是小的，下坡是大的；若是站山頭上一望，前面的山是一層層的低，後面的山是一層層的高，爬坡並沒有什麼困難，下坡的難處，如同站在十層高塔頂上，往下一望，不知不覺的眼睛就暈了。

沿路都是荒山，生了些沒有人過問的茅草，路旁的煤礦，隨地皆是，農民採取，就像我們到田裏挑一担黃土回來那樣容易，煤質極好，價錢又便宜，若是交通方便，真是貴州的一個大富源。

四十八、花貢鎮

花貢是安南縣北的一個小市鎮，也是由盤縣去貴陽的必經之路；廿八日晚住宿此地，店老闆以余好問東問西，乃就余談天；稱花貢地方，本爲大市鎮，居民亦多富庶，民元以後，土匪盪起，捐稅繁重，兵禍連綿，災病叢生，富者逃，窮者死，現時所餘者，皆爲死不掉，逃不脫者；去歲年景欠佳，收米無多，今春軍事興，（

指王家烈與猶國才之戰）軍米供給，氣盡力竭；現在農家，大半皆食薯糠與野菜，（余親見食此飯者）而有菜色；且每春疾病盛行，死亡尤衆，伊生子七人，所存者僅一人，餘皆以疾病不治而夭亡。談畢，伊向余索取西藥，因伊之三齡子，又在害病也。花貢農民痛苦，農村衛生，及農村醫藥諸問題之重要，於此可見一斑。

日沒後，余見水黃牛一大羣，下山入村，各返己家，多者十餘頭，少者三四頭；余詢及老閩，農家何不殺牛以充飢？答以本地人，不敢吃牛肉，因恐生病；余告以蒙古人終年吃牛肉，喝牛乳，身體強壯異常；伊露半信半疑之狀，終以余言爲不可靠。按花貢地方，水草極豐，牧畜極宜，若能提倡畜牧事業，每家有牛五十頭，羊百頭，不獨人民生活問題，可以解決，其肉乳皮毛之輸出，亦地方之一大利源。

四十九、手與脚

記得陶知行先生的新詩裏，有「人生兩個寶，雙手與大腦」兩句；在盤縣至安順的途中，看見許多農夫，一則用手，在稻田內除草；一則用脚，在稻田除草；余以興來，不管好歹，也作幾句白話詩如下：

貴州農夫的兩個寶，

雙手雙腳可鋤草，使用不得當，精力時光都消耗；

用手去鋤草，腰也累彎了，

用腳去鋤草，腿也累疼了，

何不用爬去鋤草？腿不疼，腰不彎，工作又快，稻田也鋤得好。

五十、委員過路

誰不知道我們是位農業調查員，若在內地，算不了什麼，可是在這條路上（盤縣到安順），我們居然驚動了農村的農民，成了要人；因為路途不安靖，我們不能不請團兵護送，護送的團兵，每經過一個村莊，就拉些農民，持刀拿杆，陪着他們送我們，說是中央派來的委員過路，每村都要派人送出自己的境界。每到一村，就麻煩一兩個鐘頭，有的派一個的，有派兩個的，還有不派的；也許是團兵們搗鬼，藉此向村民勒索一點，也未可知；但是看他們鬼鬼祟祟的樣子，實在令人生疑。正當農忙時候，村中那有壯丁，所以每到一村，團兵逼的老太婆：滿山坡上亂跑亂叫

，叫道：『小狗子（或者是他兒子的名字），委員過路啦！不用你挑，不用你抬，就是單領領路，快來呀！』我聽見真是心中有點不忍；因此每次就多給他們一點茶錢，但是團兵們，總沒分給他們一回。

五十一、茅口拾命

茅口東邊有一條小山溝，由茅口東去的旅客，一定要經過牠的；每逢下雨之後，溝有了水，旅客就要多走幾步路，跑到河溝上遊窄處的一個木橋上繞過去。我們住在茅口的那一夜，下了整夜的大雨，知道是要繞那一座木橋的，樺杆伙抬到河溝的邊上，不言不語的，就坐在一邊，表示河溝過不去，一定要回到茅口休息一天，他們可以多得一天的工資；我極力催促他們，前走尋木橋，可是總不動身；後來我在前頭走着領路，他們無奈的跟着，又走半里路，路徑仍到河溝裏去，還是沒有橋，我們都很失望的坐在那裏。我看着水流不急，水亦不深，因為有好些石頭露出水面來，就定意下水去試一試深淺，頭幾步並無意外，但是河溝的中間，水深流急，竟被水流打倒，順流而下，心忙意亂，水也喝了好幾口，自信萬無生理，那知忽

然流到一塊大石旁邊，身觸大石，竟然頭出水面，雙手摟住大石，少時神志略清，即爬登石上，四顧水流極急，想回原岸，真是千難萬難。余在石上休息達兩小時之久，忽想起余攜帶之竹杆，猶在身邊，乃下水以杆撐石，逆流前行幾步，向原岸泳來；雖然水勢雄猛，可是我拚命掙扎，僥倖的游到原岸。當時如獲重生，有說不出的驚懼喜樂，因記念我的竹杆，名之曰救命杖，河溝之大石，名之曰救命台。同行之樺杆伏等，以余延誤時間太長，似有倦意，尙欲速行返回茅口店中。余乃持杖登山尋路，及至山頂，遠望河溝之上遊，有一小木橋，上有行人，知爲余等數尋不獲之小木橋，心中大喜，至終仍爲余領導着他們，安然過去。後來我總記着，『輕山莫輕水』的這一句話。

五十二、安順雅片

安順的雅片，在貴州可以稱雄，雖然比不上滇西的煙土，但與滇東煙土，總可相若。我們在安順住客棧，店老闆都稱我們是收買煙土的客人，因爲自六月到九月的期間，廣東漢口等地的煙商，都來安順收買煙土；我們都是遠方來的人，又在六

到西南去

月期間，帶着好些行李，好似久住客棧的樣子，他們怎會不疑惑我們是買鴉片煙的商人呢？安順貴湯的長途汽車，是專載煙土的，無論那一輛汽車，煙土載足了，才再搭上一兩位旅客；還有專載煙土，不載旅客的，但是絕沒有專載旅客，不載煙土的。安順城內的大小煙館，據一位谷先生的告知，共有八百餘家；每家平均有煙具五套，每套煙具每日要至少消費一兩，依此計算起來，安順一城內，全年至少要消費一百四十六萬兩煙土；以上這只是煙館的消費，人家自己的消費，尚不在內；若按當地普通四角錢一兩的價格計算，每年要有五十八萬四千元的金錢，完全消費在亡國滅種的鴉片煙上，真是一件可懼的事呀。每一煙館門口，都寫着『陳年枯老，氣味清香』，八個大字的對聯，我以爲『陳年枯老』，是指着吸煙多年的烟鬼說的，其實是指着多年老煙土說的；每到晚間，烟館的門口，都懸着大燈籠，寫着某某烟室，出入的人，都是些老年枯骨的鴉片烟鬼；與我想錯的『陳年枯老』，針針相對；雖然我以爲的『陳年枯老』錯了，事實還是不錯的。

五十三、樺杆夫

滇黔路上，都是高山大坡，所以旅客多乘樺杆代步。樺杆就是二人抬的臥轎，在北方叫作「爬山虎」，因為能坐能臥，爬上山來，抬夫抬着也輕便。在這滇黔路上，樺杆夫大半是從四川來的，他們一離開家，總是三年五年，才回家一次；正如河北山東兩省人，去東三省一樣；但是他們來回，都用不着路費，只要有一架樺杆，不獨省下路費；還可得些勞金呢。

十個樺杆夫，九個是吸鴉片煙的，並且煙癮很大；據他們自己說，若不吸足了煙，就不能抬着樺杆爬山坡；他們要是吸足了煙，爬上山坡來，比我們空手走，還快的多。他們每日清早，就起來吸煙，煙吸足了，便接着吃飯，以後就動身上路，下午三四點鐘，到了店子，馬上便又吸煙，五六點鐘晚飯之後，總是吸到十點多鐘才睡覺的；所以他們整日的生活，便是吸煙，吃飯，走路；倘若不抬樺杆的時候，他們除去吸煙，吃飯之外，便是賭博；輸了固然不論，贏了就又吃又喝；因此他們雖然終年出賣勞力，仍是兩袖清風，真是愚蠢的令人可恨。

到西南去

普通一個樺杆夫，都用一丈多長的青布，把自己的頭包起來；冬天可省下買毯帽，夏天也用不着買草帽。上身穿着一件單褂子，還有一件稀爛破的小棉襖，下身穿着一條單褲，春夏秋冬，只是這一套衣服，從未有什麼變換；這是因為一來滇黔的氣候溫和，用不着多帶衣服，二來因為吸煙賭博，弄的也實在沒有錢添置衣服。他們這幾件衣服，終年的穿着，油泥不知起來多少厚，虱子不知多少，一不小心，乘客的衣服上，就爬了些麥粒大的虱子；若是一陣風從樺杆夫的身上刮來，臭味更是難聞極了。

看見他們吸雅片和賭博的時候，真令人可恨，但是又看見他們那種簡單生活，和似牛似馬的工作，實在令人可憐。

(七) 貴陽到獨山

五十四、苗家的婚姻

貴陽的農村，多是些仲家和苗家居住，他們的風俗習慣，自然與漢家有些不同

。單就苗家的婚姻問題來講，頗饒興趣。苗家的婚姻，普通講起來，較任何種族爲早，三四歲，四五歲結婚的，總佔百分之卅以上。定婚的時候，男家打發媒人，攜酒帶肉，還有一隻大公鷄，送到女家。媒人同女家的家長，歡聚終日，大吃大飲，媒人也說些男家怎樣好的話，可是女家除去閑談外，對於允許，或是拒絕這婚姻，却一字不提。等到媒人去後，女家便將媒人送來的大公鷄，在夜裏宰殺，放在門外的十字路口上，到天明的時候，去看那隻死公鷄，倘若他的眼睛，仍然睜開，這婚姻便可允許；倘若鷄的眼睛閉着，或是那鷄夜中被別的東西拉去，這婚姻便不能允許。允婚之後，女家送信給媒人，以後男家再送些禮物來，作爲聘禮。苗家定婚後，不像其他種族，再經過相當時期始結婚；他們幾乎把定婚同結婚，看成一事，所以定婚後，女家便將新娘送到男家去。送去的時候，並不舉行什麼儀式，不過男家殺牛宰豬，全體吃喝歡樂罷了。新婚之夜，女家送新娘來的兩個伴娘，緊緊的保護着新娘，不叫新郎來打擾，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夫婦，並不發生什麼肉體的關係。到第二天的清晨，伴娘和新娘，便一同回到女家去，等到新娘生了小孩子的時候

，才可帶着孩子，回到她丈夫的家裏去。因此在苗家的婚姻上，有『辦酒』和『坐家』的說法，『辦酒』就是結婚的那天，男家置辦酒席，『坐家』就是結婚的女人，在生子後，到婆家安分守己，不再在外邊講自由戀愛了。

五十五、富人山坡一望農夫便成佃農

貴州的軍閥官僚，什麼時候發了財，歸了故鄉，一定要買上幾個村莊，過他的地主生活；享他的太平日子；自然那村中的農夫，也就變成他的佃農了。貴陽縣西的蔡關鄉，有個後寨村，村中一位老者，很傷心的向我談到他村中的光景，他提到十年前，村中的農家，都是豐衣足食的，過他們快樂的生活；現在經年勞苦所獲的酬勞，大半送到地主手裏；他們本不想作佃農，也沒有作佃農的必要；但是一位王姓的財政廳長，發了大財，硬要買他們作佃農。這位廳長老爺，只派人站在山坡上，用眼一望，用手一指，只要他眼望得見，手指得到的，在這範圍內的農家，就成了他的佃農。他不預先通知，也不議價購買，只按着自己的意思定價，屆時收租就完了。當時田價，都是八十元左右一斗種，（按貴陽農夫種田，不論畝而論斗種，

卽一斗稻種之稻秧，所栽田地之面積也。）但是農夫只住着卅元一斗種，並且每年的錢糧，還得由佃農自己完納。像這樣好好的一個自耕農，竟變成處處吃虧的佃農，談起話來，怎會不傷心呢？

五十六、貴陽片段

貴陽的客棧雖然不少，可是好的，只有會文堆店和朱銘泰堆店，朱銘泰設在十字路北的大馬路上，因為交通方便，客人比較多些。店老闆善於拍馬吹牛，又有一副勢力眼，倘若你是老爺委員，他一定竭力招待；倘若你是不出名的小人物，他那有工夫來睬你。

住在朱銘泰的三層樓上，每日天未亮的時候，大街上担雅片挑子的伙子，喊喊叫叫，爭爭吵吵，鬧的再不能睡下去；天明之後，賣菜的老太婆，喊叫聲音，格外刺耳，更不能再睡。起身後，店老闆家裏人正吃早點，我們客人還得等十一點的早飯。吃飯的時候，四樣菜一樣湯，樣樣都有紅辣椒麵子放在裏面，餘外還有兩盤乾辣子麵，以便客人隨意應用；菜中原來的辣椒，早已令我不敢嘗試，但是每次吃飯

到西南去

，別位客人，早已把那兩盤辣椒麵，分放在這四樣菜一樣湯裏面了。有一次一碗青長辣椒，並沒切開，裏面有不多的紅辣椒麵子，我以爲是豇豆角，就吃了一口，那知道辣得我更利害。

大街上大小菜販，若是沒有辣椒，生意決不會好的，他們喊叫也喊叫不出來。菜販每次喊叫一聲，末後總帶着辣椒二字，比方他賣南瓜，青豆米，豇豆，辣椒四種菜蔬，他總是喊叫南瓜子青辣椒，或是青豆米紅辣椒，或是大豇豆新辣椒，末後這辣椒二字，決不會忘掉。西紅柿（即番茄）在貴陽叫作毛辣椒，一個菜販喊叫大蔥茄子毛辣椒，我向他買毛辣椒，他說沒有，我問他爲什麼喊叫毛辣椒？他說早晨有，現在賣完了。

大街的行人，還沒養成『靠左邊走』的習慣，馬路雖然夠寬，但是拉洋車的，手裏搖着學校上班的大鈴鐺，嘴裏叫着『請讓請讓』，才能往前走。

一位軍官乘着馬，在馬路上疾奔，後面總有兩位帶盒槍的馬弁，還有一位赤足兵士，（本地人說是馬童）緊跟着馬尾飛跑；我實在是看不慣，因爲覺得後面這三位

貴陽獨山

，跑得太可憐。晚間若是一位文官坐着轎，前面總有一位手提大煤汽燈的，後面至少也跟着十幾個人，有的是家人，有的是護衛，有的是替換的轎夫，真是不減帝制時代的威風。

貴陽天氣甚佳，夏日用不着到別處避暑，在貴陽住了一個多月，雖然正在六月間，晚上沒有一次不蓋棉被。早晨下晚，出城登山逛廟，更是有講不出的美好；黔靈山，扶風山，水口寺，還有其他別的山，都有極好的風景，和歷史上著名的廟宇。城東螺絲山，有王陽明先生的祠堂，內有王先生的許多墨蹟，我雖不懂『字』，也不好『字』，但是覺得他寫的，都是些修身養性，至理名言；就買了新刷下來的『八方』一套。又因欽佩王先生這人，也買了他的一張大像，預備將來回南京時候，裱掛起來，也算是旅黔的一個紀念。

五十七、吃冷茶

我們在滇西，無論進入那家，都吃烤茶，但是到了黔南，情形大改變了；不管走到什麼地方，或是進入那一農家，都敬我們一杯冷茶。還有在夏日天熱的時候，

他們在山上採來一種野樹葉子，泡在開水裏，味略苦，叫作苦茶。因此我們走路，常常喝到又苦又冷的一杯茶，頭幾次真不能下嚥，次數多了，反覺得那又苦又冷的一杯茶，倒好喝的很。本地人都講那苦茶的寶貝，說是夏天吃了，能夠去暑避瘴。

五十八、『老苗不吃鹽，竟給鬼償錢』

『老苗不吃鹽，竟給鬼償錢』，這是在黔南常聽見的一句俗話，牠是說：苗人處處儉省，連鹽也捨不得吃，可是一遇見疾病災難，便要作鬼會（洗鬼），大吃大喝，所化的錢，比較整年喫鹽的鹽錢，還多的多，因此漢人嘲笑他們說，『老苗不吃鹽，竟給鬼償錢』；後來凡有譏笑別人，對正用吝嗇的時候，也都採用這兩句話。

貴州是一山國，境內沒有鹽井，人民吃的鹽，都是從四川用擔子挑來的；因為交通不便，鹽價貴的利害。普通人家吃鹽，都是將二三兩重的鹽塊，放在一個辣椒麵的盤子裏，無論燒煮什麼菜，都是不用鹽，等到吃的時候，將那鹽塊，用筷子夾起來，放在湯裏或菜裏一涮，馬上就拿出來；實在講起來，這鹽塊一涮，湯或菜並不見得有鹽味，不過辣椒麵子，準可使湯或菜有辣味了。

五十九、夷民娶嫂

定番縣的農民，（多爲苗人與仲家）盛行娶寡嫂爲妻的風俗；比如哥哥去世，弟弟尙未授室，寡嫂子女成羣，苦守決非所願，再嫁外人，又爲子女所累，果然弟弟娶寡嫂之後，對弟對嫂對子女，三方面都有種種好處。有幾次我調查人口問題，男家長對他的女人，又稱妻又稱嫂，對他的子女，又稱子又稱姪，叫人弄不清楚。後來發現這弟弟娶嫂的問題，才明白了。二千年前的猶太國，曾有這類同的事，那曉得我們中華民國，現在還有這種事實。

六十、可愛的農村

獨山縣浪池鄉的農村，好比世外桃源；無論什麼人到那裏，沒有一個不羨慕的。在一個山谷裏，滿山都是大松林，滿谷都是梯形稻田。三四家的小村莊，裏面圍着高大的竹林，外面又有茅竹林；若是打算進到村子裏，第一次沒有人引路，是很難走到；因爲那灣灣曲曲的小路和岔路，並沒有指路牌，且是在松林竹林之內，連方向都弄不清楚的。若是有人領着路，爬過一個小山，穿過一條小溪，經過一個

大松林，進入小竹林大竹林，這樣的風景，真是令人羨慕的了不得。村中農舍，多爲瓦頂木壁，高大整齊，房舍的後面，都有一塊小菜園；種些四季應時的菜蔬。四方方的小天井，滿鋪着大青石板，雖是養些鷄鴨狗豬，但都掃得乾乾淨淨。一村三四家人，沒有許多孩子的吵鬧，沒有北方的風沙塵土，出入的農夫農婦，都是清潔整齊；還有許多優點，我用筆墨，真形容不出來。我只有愛這獨山浪池的農村，腦海中永遠也不會忘記牠。

六十一、佃農割稻

獨山縣的佃農，多係漢人，他們與地主（多爲漢人）的來往，較比他縣夷家佃農與地主的來往，親密多了。他們常給地主送些瓜果菜蔬，和其他農產物；因此每進城到地主家裏，地主自然也耍款待他們。當着每年收谷刈稻的時候，地主自己或派人去監視分租，那時佃農都要殺雞宰鴨，打酒買肉，盡力招待，要討地主的喜歡。倘若割上五天稻，地主就來住五天，換句話講：佃農得招待五天，按着『客不走，心不安』的說法，佃農是『啞叭喫黃連，有說不出來的苦』。因此他們採用換工的辦

到西南去

途歸

法，比方一村內，有五家佃農，每家用自己的人工，去割稻打米，需時五天；按換工的辦法，頭一天這五家人工，都去給第一家去割稻打米，完畢後，第二天再都去給第二家作工，這樣作下去，每一家五天的工作，一天即可作完，因此招待地主的日期，由五天縮短到一天，五家合起來，省掉二十天的招待，少化不少的錢，這實在是一種最經濟的合作。（他們換工時，只招待飯食，不付工資。）

獨山城內的女子，從來不到城外山坡上去，因此在城外終年所見的，只是些黃泥腿婦。每到割谷刈稻時，城內地主的太太小姐，都是大羣小夥，一家一家的，跑到山坡上；一則散散心，二則吃次農家飯，換換胃口；稍微體面的，多有自己帶些飯食去喫。如果站在山坡上一望，許多的摩登女子，一團一團的，圍坐大嚼；好似一羣女學生，舉行野餐，真是給那秋日落葉的山坡，生色不少。

（八）歸途

六十二、黔桂路上

六寨是廣西省北部的一個市鎮，自黔桂汽車路通車後，牠更形重要了。一到六寨，有幾件令人注目的事：第一便是黔桂公路的比較，貴州境內公路，（汽車路）路面高低不平，路旁水溝不整，且路面茅草叢生。一到廣西境內，路面寬闊而平，且無茅草叢生，路旁水溝齊整清潔；總之處處與貴州公路針針相對。第二便是挑夫的比較，貴州挑夫多係雅片煙鬼，穿着終年不洗的破爛衣服，但是廣西的挑夫，個個都是穿着花條潔白褲褂，面無煙容的勞働者。第三便是行路的安全，廣西境內，每於相當距離，在一山頭設一民團瞭望台，內有民團數人持槍瞭望，行路時心頗安適；但在貴州是沒有的，旅客莫不提心弔胆，危險路段，個個更望洋興嘆。

去南西到

廣西民衆的軍事訓練，處處也可以見得到。我們乘樺杆由南丹南下的那天，走了半個鐘頭，天才微亮，迎見一大隊學生，跑步歸城；原來因爲有大霧，看不見人，只聽見跑步的聲音，後來走近了，才知道是一隊學生，樺杆伏說，後面還有不少的女學生呢。

廣西北部的居民，都講國語，東南部都講廣東話，我們在北部的河池宜山遷江

歸途

等地，講話並沒感覺到困難；一到貴縣，貴縣人民不會講國語，我們又不會講廣東話，住店，吃飯，飲茶，行路無二樣不感覺困難。旅行內地，較比到國外還困難的多，只是我們中華民國，有這種現象。記得我經過安南時，有能操國語的廣東人引導，絲毫的困難也沒遇見。

六十三、船中一驚

十月十號的前兩天，我同同伴張君，乘小輪東去梧州，路經藤縣，側面來了一隻小船，船行甚速，上面站着三個穿灰色衣服的人，持槍向着我們坐的船，打了三槍，船上客人，都驚恐極了，個個臥伏在船艙下面。我們的船鳴笛下錨，表示不敢再走，甘於屈服的樣子。有人說是土匪劫船，但是在離藤縣甚近的地方，令人生疑；有人說不是土匪，但又開槍射擊，更令人心中不安。在那最緊張的一時，我也不知不覺，早已蹲伏在船艙以下了。當時惟一的祈念，就是只要保全生命，財物可任其失去；又念及倘不幸被劫，流落異鄉，亦是一件最苦的事。我衣箱中有銀數百，亦不能馬上取出藏放，乃將身上皮夾所藏之數十元，取出藏放貨物堆下。同伴張君

手提皮箱內，尚有銀百餘元，告其急速取出藏放，但是他蹲伏在艙面下，早已嚇得手足無措，『心有餘而力不足。』經過十幾分鐘的恐懼和紛擾，以後才知道是飛捐局的局丁，探得那船上，有四五百隻水黃牛，闖關漏稅，所以開槍，令船停駛。至終有二位客人，（運牛商人）拿出不少的錢來補稅，我們的船才能開行。

六十四、天空飛機

十月十日到了廣州，本來打算買舟返京，因為等船，又到嶺南大學去找白思九張子華諸同學，也就多逗留兩天。國慶日廣州空中，佈滿了飛機，說是總司令閱兵，我心中喜懼俱生，倘若用這些飛機，去收復東北，有這種好利器，誰不喜歡？倘若用以內戰，那就不得不害怕了。

六十五、廈門登岸

我們乘的招商輪船，因為沿途裝貨，所以香港汕頭廈門都有長時間的停泊，我也得下船去逛逛。沿途見聞，與去時相仿，也無庸再贅述。不過在廈門有件永遠使我不能忘的，即販賣小孩子的事。同船廣州人黎君羽山，約我們到他朋友（在廈門

途歸

家裏，他的友人某君，不會講國語，可是一個八歲的兒子，能會講國語。怪而聞之，才知道是由公安局買來的河南小孩子，聽說拐賣小孩子的匪類，由河南帶來二十餘個六七歲的小孩子求售，被公安局抓住了。後來由公安局賣給些富家作兒子，雖是這些小孩子的造化，但他們的親生父母，不知洒落了多少眼淚。

六十六、大海拋屍

在廈門開船，上來不少的安徽兵，他們都是十九路軍遣散的，因為沒發餉，個個都是窮鬼的樣子。一個病兵，臥在艙面上，三天沒有動，後來才知道是早已死過去了。他沒有親朋在船上，當然沒有人去管他。船上茶房便宣言，『按着海關規矩，船載着死屍進口，船上的人，要隔離一個禮拜，才得下船；若是大家簽字，將屍拋在海裏，就用不着隔離』。隨後就拿着一張白紙，叫大家簽字，有的顧慮着被隔離，就簽了字；有的說：『我不作缺德事，』當然也就沒簽字。茶房說，『這有什麼缺德，我們還給他燒紙呢。』最後茶房們將那死屍，用棉被裹起來，外面又用帆布包上，拴上兩塊大鐵頭，燒了一些紙，才用繩子繫下丟在海裏。輪船並爲之鳴笛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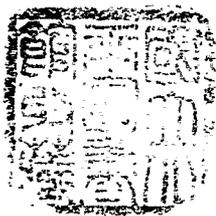
哀，繞行海中三圈。一位客人說：『這就是人生的結局，當兵的末路，家中人未必不盼着他，富貴還家，萬想不到已經葬身魚腹了。』

六十七、餘音

東北失了，現在全國人所注視的，只是西北。開發西北的困難；一是雨量稀少，易成荒歉；二是土質瘠薄，農產收穫量低弱；三是種族不睦，常有仇殺行爲。但是開發西南，並沒有上面的絲毫困難；因爲西南雨量充足，田土肥美，種族雖多，但多是訓良守法。倘若國人用開發西北一半的精力，去開發西南，據我個人的看法，定比開發西北收效多，得益大。何況西南邊疆問題，比較他處的邊疆問題更複雜，更重要；而且西南的農產鑛產，無處不豐富，無處不精良。最著者，有如箇舊之錫，東川之銅，安順之煤田，銅仁之水銀礦，普洱茶餅，宣威火腿，鄧川牛乳扇，宜良羊乳餅，滇西之井鹽，黔東之桐油；倘若交通方便，能運入內地，或是輸出國外，一定是國家的大利源。開發西南的途徑，在中央只是修路移民；在地方只是禁烟，造林，開礦，提倡畜牧，和注重夷族教育。我認爲我們甯可修百里窄軌的輕便

歸途

鐵路，（如箇碧鐵路者）不必修千里給外國推銷汽油汽車的公路。若將來湯仲明先生的木炭汽車推廣之後，添修公路來補助鐵路之不及，也是一種好辦法。滇邊未墾良田，觸目皆是，國人不加注意，無怪乎日被英法侵食，移民殖邊，的確是刻不容緩的一件事。種烟抽稅，是自己亡國滅種的方法，那能再繼續下去。西南本富有森林，惜經漫無限制之砍伐，現多童山，若能造林，將來之富源，不計而知。山麓水草豐富；對於畜牧，甚為相宜，若再能推廣畜牧範圍，且注意畜產製造之改良，將來必成爲西南之大利源。開礦雖需資本略多，能有妥當之計劃，不難成功。愚民政策，視夷民爲化外，決不能存在於現今之中華民國，應多設學校，普及夷族教育，溶化諸夷族於一漢爐之內，十年之後，諸夷族不但是西南邊地之干城，且是我中華國民之中堅份子了。不知讀者以爲何如？



到西南去

實價大洋三角正

著者 河北鹽山崔毓俊

南京金陵大學

印刷者 金陵印刷公司

南京黃泥崗

經售者 各埠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廿四年五月二日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3
0